

22
71
5

栗山堂文集



東山堂文集卷之一

答

大江尹



十卷同誤

居此

邦彥再拜大江君足下伏領五月十日辱詞義懇款
加以盛作教篇才富理正大存法度有見立下為
之正幸甚一一第推崇過實說之數四惟有慚汗非
彥之所敢當也即當脩復會國家君患風忽遽南行
且所徧顧大非忽卒之所能盡焉歸京後願勞旅途
水土卧者踰月是以因循至今惶慚之極彥才劣誠
圖學腐行穢進不能有所成于時退又不能隱居

王陽明之明悟頗有不滿於晦菴而於二程則不能有所同然大諸公臣丐豈有所阿乎蓋其明有以見外此則皆異端曲學矣非孔孟之意也問小儒曲學或有所云者亦隨起隨熄蛙鳴蟬噪惟援一隅暫時之耳而已其正人君子之所據以脩身齊家者學官校序之所布以教育成就者皆此道也是中國自宋至于今日學云者然也本邦儒雅之盛虽延天之隆其人物議論存于國史蓋可概知矣程朱之肩木貢在正元中其初流之者肇乎垂水氏其事君處已清節照人既而兵火相尋天下學柄皆入晚徒之手

吾道幾乎滅絕矣慶元之間天下初定惺窩羅山諸先生以博洽精識為一時唱首誦宋學贊成一代太平之治但時猶草昧人文未用故其於文辭頗有未厭人意者焉繼而山崎本下二氏興焉皆豪傑之士也蓋研究正學成範人材其門稱為多士出焉則有所建處焉則有所守皆有可觀者也山崎之流為三宅茂見諸家其未失之弊或剛懷褊滯自許甚過身猶未免為鄉人已以大賢自居以己之意見直為聖賢規矩責人判薄不量力而循序是以人材多未成而敗焉本下氏流分為新井室兩森祇園諸家其未

流之弊、頗流浮靡者有之、然皆有用之器也、而室陶
巢尤精粹、其制行文章、經世之才、信稱通儒全材也、
出于貴邦、而事于貴邦、意足下聞而知之矣、此數家
虽有小得失、然皆學脈正適、而室氏則彥之所當景
仰、而欣慕也、此昭代所據以用國成治者、然也、中世
伊藤源助者、出其性惡、高遠微妙之言、其所好、則平
實卑近、又厭時流剛愎褻、高談自許者、之為、凡古
今、說天道性命者、自易中庸、舉而斥之、以為非孔氏
之旨、夫已之所不知、不能及、復而驗之於天理人情
古道、而直以非聖、^所之其驕傲不遜、其謂之何、然而

源助之所為、本非為要譽于名者也、其失出于有所
疑、有所厭、而不得已者、犹有可恕者焉、繼而物茂卿
者、出其所悟入、則古人汎學之緒餘矣、其所安身立
命、則王季古文辭之遺寓矣、其性倨傲好勝、既被源
助先著、謂猶守古說、尊奉宋儒、乃似愚腐無能、不可
為一家宗師、而出于源助下者、遂牽強傳、^會鑿空、^仕撰會、
出其繆戾、卑刺無稽之言、大禍天下、其徒大率此者、
又誣其師、又自成說、自此其後、虛驕成風、天下如狂、
甚者至于有謂聖經不足效、古人博物文章德行皆
不足信者、彥也大恨焉、夫聖經何物也、將以此脩己

治人平天下國家也。故一字誤解，動貽天下萬世之禍者，歷歷千史有矣。故古大賢以其精識博聞而一字訓傳，用數十年功力，改竄不舍，其畏而慎如之。今以使陋卑俗之學，祇污淫侈之行，慢聖侮賢之心，欲一旦易古賢成說，以己之胸臆，其將如何？今夫執師貨事，其後德行文章博聞耶？將後其否者耶？雖兒童必知所執矣。而古人德行云云者，皆不足信，則將信何物？是以往世適守家，唱異說，古注新注，皆東高閣，只以白本從事，故迂僻渺忽，其說使人不得同語，以蔽其短，其狡計私術，誣罔後生，言之傷心，是其作俑。

者源助為罪首焉。譬之一盤敵挾中席而進，賓主初筵，揖讓百拜，虽有飽夫饕餮，見不敢有所動手也。適一人以禮贊，損其一齒，繼而取者，猶相顧而讓，教人之後，則奪攘亂噬，並凌虐取，源助則犹有所顧忌。今之諸儒，則奪攘亂噬，足下平心易氣，而明察，則其得失不待人而知焉。宋末元明諸公，立身事君，事業文章，赫々者，忌与源助茂卿，今諸儒有同焉。將誦公咸以未嘗從源助茂卿，而受古義古文辭說文之學，其說各作文，皆鹵莽臆裂，而脩己治人之方，一無所知乎？將諸公奉宋人約束者，迂腐笨蠢，如慶如堯，如愚夫

愚婦之甘受日進親焉之誑誣乎而今之議宋儒者則皆昭明敏達豪傑曠世之人乎彼徒動相稱許以漢以來豪傑夫漢以來賢哲代有其人矣未易厚誣也且所稱以為漢以來豪傑者其即行大辭辭漏疵矣不待明者以彥等愚陋淺狹且猶可一二指摘而時有噴飯捧腹者夫曠世豪傑之所為固且如此矣且夫所謂學云者何也非將以學中國聖人之道歟欲學中國聖人之道則莫如學中國聖人之傳者之正且信也故禁彥人不教流我邦循儒之俗蓋國學之解蒙士之所由而梯者乃入學登第或有所益焉其

大義錄
也
稍涉識見論經論道皆盡惑後生其害不眇且中國諸家之說巨細高下不必外假而脩矣其善學之者唯室鵬果為然且下訪而問則其流風遺言存於貴邦者想多矣要之學之道大矣附臨古今之博收其大者歸之已也固非一朝之可扶起而至九日循宋人之律徵之於兩漢廣以歷史百氏之命及之身驗之物積以歲月則庶幾乎得古聖賢之遺意矣以之蘊為德行著為事業演為文章則學者之能事畢矣外此而云云者皆非彥之所知也是彥時自律又以告人者然也彥與呈下非有燕好一面之雅固不知

可勿誤
線綽誤

足下所向何如輒敢傾倒乃尔必有所忤觸焉若有
可意更示當嗣往後固不辭也律子及國語疑義別
疏盛儀過當厚顏拜登惟對時保線彥拜啓

答次雅丘

邦彥再拜得三月廿七日各得知動履之詳頌慰馳
仰秋霖伏惟奉公外清佳令郎大行日新謹賀
學弊一事言之傷心不特儒者低上空論也世道人心
所係大關國祚之脩短豈勝慨嘆安三吾時未見近
日頗不似昔時之謹愿也其人有才恐輕僇大守可
情同塚大佐早祐田新居甚寬曠喬木環屋又有池

肺

千子之誤

可及舟日与石霍洞嗟呀于其間果然善人膺清福
夫健羨々々損益補極荷高義納款官筆二枚聊將
遠意耳天台詩百韻錄送在大佐所取看幸勿吝教語
唯黃也惟保重彥再拜

今日講詩聽者三人皆倦怠低腦固玉以時好所背
馳亦彥之安庸陋訥不足致人如批矢使佐輔大佐
仲通教子知則一笑并報

答高孟彪

邦彥再拜人主辱書承體中違和時神作崇伏惟珍
重千金通在齋居不得即馳候懸々之極蒙賁行象

鈕銅印一顆、製作巧妙、加以老兄手刻、極荷盛意、字法蒼古、通勁、宛然、敬周鼎彝、文矣、當傳子孫、永保也、銘感、東行在近、遙列几迫、裁答不謹、嗣當超謝也、邦彥再拜、

後岡伯和

忽接來教、承秋霖北日、休中、遲和、在古元、未嘗知、急、網馳、同、慙、愧、一、一、嵎、列、先生、忘、忽、既、十三、回、天、人、之、云、表、日、月、逾、遙、想像、高、凡、九、在、彥、等、不、能、自、勝、也、况

於仁兄、伏惟、哀、摧、同、同、脩、佛、事、固、應、出、於、至、情、之、無、所、施、或、隨、俗、不、自、異、也、但、世、家、禮、法、人、所、則、彥、等、身、蒙、竊、以、疑、焉、損、白、糕、二、枚、追、遠、之、誠、延、及、交、遊、拜、登、了、更、增、感、愴、耳、云、本、欲、同、芝、山、盡、齊、二、賢、使、侍、執、鴈、不必、有、命、也、朋、早、當、沐、齊、駁、奔、或、副、景、慕、之、萬、一、也、尊、大、夫、人、令、弟、多、一、并、上、有、客、勿、一、奉、復、不、謹、

與久保仲通

邦彥再拜、得、以、右、仲、各、云、仲、通、舉、男、家、學、有、所、託、凡、在、交、遊、其、喜、非、常、北、也、僅、奉、李、北、海、金、丹、帖、以、為、賀、其、簡、陋、雅、可、笑、或、為、他、日、字、各、之、願、矣、亦、一、片、悃、心、乃

勿謂大旱計東波曰俯仰間使自見其成立但催
促吾儕日益潦倒尔邦彥唯長日善眠字事多廢不
知衰頹漸相侵乎將習困成懶年過四十鈍頑如此
終將成何人而終乎慚懼々々伯和非遠當西上伏
水臥必得一夕之面則得聞近狀之詳

與邦山仲志

閣
邦彥再拜啓久不奉命秋暑異常伏惟動履清適獨
承奉儲傅之命邦彥舊章共祿醫伯言直諫正大出
之以寬厚溫柔輔導之選舍仲志而更有何人今果
有此命恭惟府公同下明照幽側新進如保仲通

羅致不遺况監曹咫尺督御之舊如仲志者乎豈
久令優遊閑地乎謹賀々々不拙焉仲忍賀竊為藩
臺賀也當隨時具札脩慶而怠慢至今是不惟邦彥
病懶闕禮其實家貧無一儀物可以藉手而將意是
以因循惶慚々々偶得藤土別墨梅一幀使山源二
生補數筆每題以華詞以寓祝頌之意亦足以紀行
程曝之私也披展一笑訖埋塊投故紙箴中亦幸也即
日酷熱五年病客請不能如禮也惟高明原恕邦彥
再拜

答田中信藏

邦彥再拜啓得八月二十八日各伏審近况靜佳極
慰瞻仰彥比別時覺粗生肌肉幸不以爲念也何荷
愛眷敢此具布鄙詩及諸生之作皆草草不足觀也
過蒙推^獎汗愧深矣損海乘二捲大邦名產氣味超
凡感貺不敢拙當分少許送家弟之可其餘每見客
有西出以供酒使陋厨^若龍宮之珍感慨^{々々}而依赤招
二翁健快如昨春中芳野之遊佳處皆徒步不做與
馬使人驚怪信神仙之人也西依小濱候^請謁易以初
冬^祭此赤招以次子及孫可之疾歸田生亦歸將遂
遊肥薩之間云明年春夏之交當從家來此也此同

遊後絕少独有伯恭相見又不得屢觸事無聊馳惠
益溪金戲分送諸生皆極感高祖恩彥有謝寒或應
不止此惟保愛邦彥拜
近作見示及是初彥日忙忙大思掃地秋中強強
作小文字而三首欲錄送請教適^手之書此便不能
往也彥拜

答長兄侯

邦彥再拜長兄侯閣下俯領前月十五日教伺于慈
至如侍左右薰蕕數四采悞并臻伏承就封後頗苦
重輶客歲秋潦所在爲患用治下尤甚明公至仁憂

念民瘼，^思勞神，^思恐此其所成，^思矣。實未嘗知，^思是以不能奉一字以候左右。悚息之極，^思經此霜寒，^思為政外起居萬福，^思大慰翹企也。遂佩餘興，^思波及寒微，^思遂拜綠鴨之貺。邦彥何者，^思叨蒙記存，^思榮幸拜登之外，^思惟有惶汗。邦彥不才，^思誤擢經筵，^思儒者之榮，^思何以加之。但鈍頑庸妄，^思加之衰老相侵，^思平生所用師友，^思皆已忘失。奉經而進，^思范莫知所措，^思說焉。恚慚惶惑，^思動為親知之耻。誤蒙^思諭，^思極非所宜，^思不敢當。一一隨例，^思此迫奉謝不^思能^思儀，^思伏惟海^思量^思照容。邦彥頓首再拜。

答法三老師

邦彥再拜。法三老師座下。前日枉惠同，^思加以雪酒，^思一尊，^思咸愧何極。偶以中寒在床，^思骨節緊痛，^思不可把筆，^思致謝。緩急悚息，^思承法侔亦達和，^思不知經宿眠食，^思何似。小餌食二種，^思聊以將意耳。惟萬^思調^思，^思接富中有安幸不外。邦彥再拜。

答半齋尤兄

邦彥啓。半齋合光兄。晨時往京中，^思因彌皮世請，^思与老兄相熟，^思悉非一日矣。京中相距，^思又惟舟行，^思一夜程矣。而未能得一坐把臂而笑，^思亦生涯一欠事也。忽枉雄篇，^思垂要作^思字^思，^思感戴曷極。凱吟榮幸之餘，^思悚然愧且懼。

馬夫老兄各法妙絕一時今欲弄華札於其前所謂
布鼓過雷門者豈敢一一但不欲忤來意且漫作數
紙以往覽笑之後以技卓可也以補障可也邦彥拜
啓

与田必昆各

邦彥再拜啓必昆老兄之嗣至辱辱伏審近况大慰
肥仰集怡徑倚鼎力珍感一一奉刊俱精過此所用
寔墨林之鴻寶也但銅盤銘玉汝帖宋入其為偽帖
不必多言一日可辨田疇之篆則為李陽冰明則裴
公碑黃伯思有辨可考今以此二篆并卷首白璧之

瑕極為可憾僕久藏大年摹篆隸數種今獲之自勝
益道家其咀楚文之果長陵刊石皆絕代妙迹不可
失者其他北朝諸銘皆鬱然古色可愛僕始欲刊之
于家以工不得其人因猶未果今皆送去須急以此
數種易銅盤田疇二篆以鎮帖首乃成全璧矣此意
幸為轉致繼拓上人十萬一一白絹一匹亦欲收
上人所而將意幸為周旋是祈損扇面各畫韻度飄
逸如見面也言缺易竭承學大旨不敢忤命也但其
醜陋不知欲成何用焉僕中秋患痢伏枕凡一凡十餘日
虽即日稍蘇息然元力尚一當此隆寒矣未能近
縣

筆硯也。少寬假以待春和。則為幸。廟面脊及大筆二柄漫往。恐皆不中用。聊以為骨實。此存為榮。霜寒伏惟珍愛。邦彥再拜。

糊至

摹本糊紙。在字面上。有以摹紙極薄。恐鑄匠入板時。湖水粘連。使字体歪斜也。既入板後。糊面紙。俾揭起。去是大年家法也。恐知彥又自謂。銘上木。功不可後。千萬。又拜。

與志礪彥札各

邦彥再拜。啓彥。禮仁兄台。下。前日枉來教。偶不在家。繼而拜年。奔走。適例紛冗。稍若緩急。悚息之極。蒙送

致玩客。鄭蔡二太夫留贈物。照數檢收。何荷。輝連惶慚。二客蒞途。忙迫中。愛念及老拙。極感高義。本欲作一。局以道謝。但越境交言。人臣之義。有所不敢也。湫隘一角。粗具禮。伏祈轉致。千萬。二客誠君子人也。溫雅可愛。一別杳然。思其人。不見其所留者。如其人。幸又為致此意。餘俟面布。邦彥再拜。

復長洲侯

邦彥再拜。忽接盛儀。昨。城門辱揖。榮幸之至。依承經宿起居。萬福。極慰瞻仰。使同林榮酒。適陪盛會。以朝中已傳諭。榮荷之極。本筵酒。欲以初六奉命。會榮

酒昨朝或冒發熱在病告則恐初六尚未能起是意
使彥言于左右祭酒已如此邦彥焉敢独当衆賜顧
更延期數日使待祭酒起而爲賜更多不能隨時奉
命頃刻之至早同輩視無位置拜後不能如礼惶懼
無地伏惟海客

答賴千秋

邦彥拜。啓。忽接來教連臨伏承清適頗慰馳仰俯須
栗化石感作奇韻奇語頓使人目明耳聰一塊頑石
更生一段光耀永感。四時樂談日期近人非
所必也。酣玩之餘興漫賜一言爲榮敬園桂花比常

年殊覺飄飄今宵良夜垣城那所類未有相顧之意
奈何。幸蒙仁兄記存花之爲衆敢奉各一枝代樹
神以布讌幸下一韻以終惠則如何頃日淳風坐臥
光辱蒙收教但以鈍頑備古坐榻想或唐突衝敗高
興悚息。杜蒙不鄙頻。薰沐高風庶幾半或化
鉄成金天彥之祥賜何意邱山承淳風矜莊華國持
出冷語可畏。但取以爲下物亦不妨也。於淳風亦
應不甚忤也一笑。

答林祭酒

邦彥再拜啓。連句連教鄙吝獲萌忽杜岳同惶慙。

惇

秋霖伏承起居萬福。昨幸昌極。前日賞賚。皆出高
庇。邦彥先時何功。勞自有報。然惶恐無地。史徵三本
見還付。并蒙言詢。重鄭豈敢。介。扇面畫絹。見徵拙
字。外要待箋數幅。兩三日內事。介。未取。皆既領悉。但
尤朽日加。羊札。趣。陋。惡。如不恤。敢不唯命之從。適病
脾胃在。尊奉。覆不謹。惟海量。邦彥拜啓。

答五十某

邦彥再拜。五十君。足下。佐竹大夫。未辱。辱。辱。及附示。近
作數篇。足以見勤學不倦。因詳侍宴。需賜。膺
府公寵眷。可賀。竊聞。

府公英敏。好學。進德日新。而伴流侍奉。又有足下矣。
仰止門牆。喜不自勝。更冀益。平。屬自勗。仰左右
府公。令。同。耦。美。伊。霍也。邦彥何者。蒙
府門二世。垂愛。寸報無緣。唯受之。初。亦唯足下之望。
邦彥再拜。後。

荅林榮酒

邦彥再拜。前日狂威。依適。直日不在家。故用。暫。緩。悚
息。可言。振。豐。別。銅。鼓。聯。句。敢。輒。拘。統。納。上。但。銅。鼓。掌
故。本。少。加之。衆。賢。既。采。用。尽。矣。寡。陋。無。可。以。膏。燥。吻。
漫。造。語。塞。責。殊。以。滋。拙。打。本。一。欲。敢。乾。沒。拙。

對貴人事涉專輒之愧是以不敢謹此完納敢請更
須一本采幸曷竭不普請生大鳴仍經統學同所勤
番不休既不能却又不忍欺再此上瀆其才否取捨
唯在高明冰鑒非彥取知也資碌名居具在案子上
所轄吏門織部幸想已具報恐知瑣俗煩碎冒瀆文
况恐惶、、邦彥再拜

与幸伯尋

邦彥再拜啓前月蒙惠願適不在家大欠致致悚息
、、所頒大毛遞紙及菟枕皆珍貺一本無字感、毛逸厚情
尤可画可愛感、後旬餘不聞動履不審近况何如

遠

勝兒想已離貴府思多蒙高奉以外館中諸子周庇
幸為同便致謝大城有馬別附一肩依請鼎力無便
送達之祈十月望欲屈諸君以一醉是長公前赤壁
夕也幸勿以忽之公事之外万有推托旋延則恐古
人笑人也幸以此意督赤礪以外貴寓近側諸彥勿
放一鱗漏網是祈醃菜少许納去極淺薄惶恐、、

典賴千秋

邦彥再拜啓朝來風雨惟文况何如暫先浣納涼詩
改寫納去數日塵事帆然暫緩至于今惶恐、、學問
所乏命極局為事於彥等亦与有榮焉謹賀、、

但旅劇中更加一忙冗伏惟費心邦彥再拜
尾藩戶山莊圖二卷谷文晁所作適觀在坐右頗足
忘塵想不欲独享清樂送致梧右以慰旅况但不可
久留唯三五日可彥又拜

荅賴千秋

邦彥再拜俯枉報音因詳有尊宗之外伏惟哀迷唯
以礼自節之祈千万戶山莊圖進覽公臺足以
見老兄一物不忘君忠愛之誠矣敬服過家府
公賞愛欲更留玩十許日謹賀頌喻肯既有府公命
矣二十日三十日皆不妨若藏主有言祈邦彥皆當

之勿以為念也圖二卷再附貴依納上餘祈節哀良
食邦彥再拜

荅賴千秋

邦彥再拜昨午枉依適當直不在家奉復稍後悚息
春雨連日伏承動履清遠大慰馳仰所納拙墨誤蒙
推獎布鼓雷門汗愧深矣連卷尊跋所献安議幸垂
采用塵容不拭是以見大海量謹仰曷已耳及改本雙
然成章烟艷奪目而尚無下閑豈敢一一但頑昧独
有一二疑處別錄乞梅特愛借越罪死一一武林氏
家譜義記頗詳明積年疑團頓融皆出身力感戴可

言令弟肩同并此面藏以為異日左驗也令弟賢臺
幸為因便致謝客易々々西登日逼伏惟冗迫學館
往來頻々見顧是祈總面布邦彥再拜
昨日勸講入侍適有過改午不
召入在曹頤因構得宿債二首并錄以往幸賜斧文
千萬彥又拜

答田中信藏

邦彥再拜高野佐野二子以本月初旬致四月廿五
日午放是大可忙恐前年所發稽滯二生之午也不
然殆不可審其謂也但久凋之餘忽接午墨一作教詔寄動

履清適喜慰可言邦彥今年改六十六百事不如昔
公退之餘只善睡耳恐仁兄趨七十已數年而筆力
道健不減二十年前吉人清福天所佑欽仰々二
生之未遠下直極困倦不自支且欲遣之二生亦不
繼未可恨々々成齋逝後兩西故人相尋凋落春首
又亦相國驚奄忽奈何々々独有淳風依舊強為矯
々敢任學政時々与之道仁兄非不奉懷唯光瀨久
闕致致悚息矣万々對時寶提餘不多及邦彥再拜

答賴千秋

邦彥再拜昨午枉威儀遠与密議公事見常又不在

家奉答國礼悚息々々雪寒伏承平遠為慰望夕之
寧儉薄幸有無作高華加之昔兄集妙篇殆如起坡
仙於九原賴以遂成威定皆請君之賜也榮感々々
歸興再惠集字一篇更妙前賦所謂餘音嚶々者乎
因及燈下所看紙戲當時忽劇中不記何種恐是伊
豆雁皮料戲天平語所謂白薄樣脩善寺紙者是也
恐如熟海近出此裡如要之則在日本橋南并四街
近江屋行發兌差人去取又承要朱樸二椅子見今
因放在壁隅隨早晚來取不妨但擔送必用二蒼頭
不然恐不勝矣望夕席上醉吟拙陋殆不成語翌午

直廬頗用展改為二十二韻紛劇未能錄呈兩三日
間當淨寫清教也西山翁碑製極煩感念而當兩三
日商量清教也昨暮對客及深夜即日直廬作此極
草率何惟休怨邦彥再拜十月廿二日

答賴千秋

邦彥再拜前日臨辱隨例簡表惶慙深矣朝回命兒
子走人致謝并納去集字和韻及小赤壁歌行想已
收覽忽接來教示及所說前赤壁圖題及後游宴席
詩各一首皆集字成歲限前後賦無片語隻音相出
入而烟翻變幻點化七百之嚼餘陳腐成此一幅愕

目聳耳之斬新、不知何物光怪、未入老犬之筆端也、
致服、文、山集隸統、皆屬漫筆、不心涯用意、偶有
事、草略奉復、諸不如礼、不罪、彦祥、

荅賴千秋

邦彥再拜、昨午枉威、依遠在試園、奉荅稽緩、悚息、
、所懸岷光墨龍及墨竹、于瀆臺下歲聽、俯垂鼎言、
促成三幅、岷光亦似彥、故勿劇中飲、然從事、抑彥何
者、以不急之細、誤冒瀆尊嚴、不因事之重大、至于
此、死罪、但非仁明、有好文憐才之愛、則豈可使
臨、全促裝之、老人有此細、巧麗蜜之作哉、又非曠

懷有清雅凡流之韻、安能向行李紛、番中、而此困服
自得之妙焉、本當具袍笏、以謝恩、於門牆、奈官禁不
敢、幸為相代奉前言、以九拜臺下、文為以後言、致懇
岷光惶慙、連日棘園、秉燭、歸家、六十老人、困憊
極矣、幸無諒、承初六講後、可見臨、飲金翹、侯、十萬、
、万面布、邦彥再拜、

酬賴千秋

邦彥再拜、千秋仁友、足下、辱枉惠音、報謝稽緩、死罪
、春首稍閑、欲作數字、以所飲、再把未書、初二月辰
用、以曲尺度之、則得九尺、有一寸有八分、嗚呼、長矣、

乎哉使非呈下妙墨徒筆、自相与浮重、何以致此感
戰々々、親審西歸、沿洛清興、名流逢迎、勝地遊賞、宛
在腰間、豈堪飲企、寄示詩仙、鴨鵝感蕩、妙語絕調、使
人感愴、垂涕、繼而得九月十一、及十月初六二、并
送致姪井管二家子雅碑文、駁議其所指摘、一々中
拙稿疵類、致服々々、但送葬万人、說初誤、韋門人誇
稱竊荀淑漢代偉人也、而以送葬三千人、誇百代、今我
子雅能致万人、是以足展其潛德、以推示異代、是以
特々起首、便及此際、聽之踈脫、奈何々々、既屬爭傳、
因当改脩也、唯未知宜改作幾十人、而可幸為教之、

有一讚生、當時侍病者、說鴨鵝邑大小三百戶、他邦
未會者、分寓待宸車、大率戶不下十客、并鄉鄰三五
十里内外、吊客即日當歸者、則縱令不万人、亦應不下
三四千也、是以實錄、不知為如何、其稱徵士者、下文
既明白分疏、非以暗昧事、固末代耳目也、且所謂徵
士云者、本非朝須爵位、特遊從之徒、艷稱耳、以此飾
子雅、恐似無不可、質之林國子、及二三老、皆不以為
非也、又子雅超越師曹、則自有公論矣、呈下及礼部
同應悉之、其峻節文采、非師曹之備也、而一生推尊
師曹、而不憚者、乃子雅所以不可及也、子雅以一介

布衣、砥柱名教、而次、老草野、邦彥蓋非不為一時
情也、而所以不避妨賢之罪、而為相代辭、避於白川
公者、非有他焉、但懼其高節真樂、若塵羈一及、則決
匪所堪、大夫樂地矣、是邦彥所以相悉相侔、而成子
雅也、竊謂凡知子雅者、莫如邦彥、是以敢抗顏、遂呈
下及礼卿、以杜訥任其不朽事、庶幾賴諸君力、以全
子雅事矣、乃於子雅存沒無憾、是邦彥之志也、幸致
此意於礼卿及諸子、千万、他文句鎖節、疏錄在
別紙、以何年海、邦彥今年六十九矣、去歲拜別、既分
永決、聞今歲又祖役、初夏當東下、老人之喜、不独詩

酒徵逐、而奉感教、以全碑事、何幸如之、清更審同、詳
訐、与礼卿諸賢、痛端酷駁、未海是初、惟餘寒自重、邦
彥再拜、二月初丑、

傳說贊望外、竊笑慚愧、榮幸錄示、阿波國政境外、與
論、便致集堂氏事、皆出、茲吏、今已定奪了、幸勿為念、
独目足下、感愛、而得聞外議、以扞防周至、免罪戾、皆
出德庇、集堂以外、皆因彥致謝、懇、杜齋、華儀、傳、秋、冬
間、頗多事、未能瞻完、春間抄完、依命送納、令、方、謝、
餘、留、面、布、邦彥又拜、

所懸贊文、町賜一揮、高花輝耀、弊屏頓生光輝、感悚
之至、病中逼迫、塵泥言不盡、所思、諸佇面布、

与村山仲忍

彦祥、迫節伏唯、隨例忙擾、納塩魚房菜少許、聊展寄
儀、慙、邦彦祥、啓廿九日、仲忍仁兄、拙下、

与村山仲忍

怪兩日不見、碩人至、痔疾為硬、苦楚可想、万惟珍重、
、、本當即趨候、彦咳嗽尚在、告、逢頭垢面、今日不
可出門、若得稍同、當來夜去候也、邦彦再拜

与久仲保通

軒

後教
忍

昨昨夜華回健車、不知如何賞也、僕体氣頗佳、茅下利未斷

為苦、新招植雪南、田弟二楹、月明影落席上、晏安于

筆硯之間、添茅屋一數、之佳趣、昨夜愛之不能寐、思

酒無錢、幸讚奴解作熬米、所謂又拾枯葉烹茗、仿

佛子舊林之景象、塊然至夜分、病懷頓覺爽、今日晴

景、月色意亦当不減昨夜也、此佳興、不忍独變、若無

他冗、晚間見過、燕柘子、燒大拾、外無以為礼、且今宵

明宵、明後宵、為可過此、則無月、可情、詩一首錄往、亦

足以觀興懷、伏惟、行改、彦再拜、啓十四日、

進學三喻

甲午春予省親國南以未知播勝榮欲因以窮之乃
陸路直赴室津中路偶有感得進學之方各以自
警且以喻二三友人三首○首一作則

三月二十二日詰旦輕裝取路東寺南暮春天氣風
日和煦加以西山吉峰大士像落龕都人士女相將
行香與者騎者步者肩者抱者絡繹載路吾以獨行心孤
漫與路人同語相勞乞火吹煙分果醫渴行相詆譭
以自慰但予以前途遼遠心遽脚忙不能與近郊遊
人差馳逍遙與一人言未了又及前者語如此數人
之後顧初與言者既在數里之後不復可辨眉目也

可作彼

半日後則山轉林蔽杳不見影等也吾思與嚮數人
舉足進步收之一步之間其所爭虽多不能以寸惟
積數分之多漸進而先也初其數十百步之相前後
亦便旋佇立之頃猶可一蹶而及焉半日後非復一
蹶之可庶幾矣如此而至乎十日之後則虽有輕車
駿馬將無所可企望也我羸弱難於步而後彼非皆老
幼婦女也然而吾所以能漸先彼而進者何也此無
他彼之所期在十數里之內矣故其心怠也吾之所
期在數百里之外天故其心勤也我於是曉學之方
焉清諸君期於數百里之外而無忽一步之功也

勝尾山出大士殿門而有二道其左者達冥尾瀑右者山路也時方營佛殿取材山後右者因以廣垣其左者低入谷中蓋穢不似正路余惑欲待人來而回俄而大坂二賈人至一僮子挑擔而先輕就右路粗不置疑余歸而問之云欲適冥尾行歌不顧而去余謂是得於此者乃從之行二里許遇山脊路又歧左從其稍夷者既轉山腰則欹側旁蹇不可遂進也乃反取山脊右路入林路益分益細縱橫如縹無適可從顧問賈人云皆始末于此者吾於是知為所誤俯聽谷底如聞水泉潏潏余嘗見人言山行失道當必

水而下也乃不淺淖賈人直尋水声而下盡峽間成洞々渴無水沙土之上如微有人行跡石岫々如劍戟榛莽又蒙其上不可容步也諸人皆欲及余叱曰迷既遠矣及之更勞使奴車草拚荆棘而先余勇奮從之枝之針刺見摘者挽而未勢如風而急避之石稜嶮蹠者毒於砒上護頭下虞胛脚仆而起者八九体膚被釣刺皆見血顧視賈人色如文亦相踵而進顛頭狼狽數十折始得小洞橫前遂循洞數里僅得復正路至冥尾此日欲盡西接勝投兵庫歇宿以失道之故不達十餘里至西宮歇則既昏黑矣余

因思初寺前不有新路，曠坦則余與賈人固不迷失。又賈人重子若能知疑而回，則余亦必審而後由焉。而不迷矣。惟新路既可悅，又以重子每自信，遂誤人至此。使余有前路十餘里未達之歎也。嗚呼！人壽幾何？轉瞬成翁，學誤失正路，虽則能不迷，而後亦一日迷，則後未造詣必有一日之未達矣。一年迷則其造詣亦必有一年之不達矣。臨死必有不勝其悔者也。諸君請務從古人所由，無為輕俊快意之言所誤，枉費精神功力，臨死而有悔也可。古無常

西宮馭二里而菟原馭，右顧則摩那山翹然雲表，余

乘

右覺

心神飄飄，早在其顛焉。但行旅既三日，加以前日安行，頗疲頓，怨之徒奴口難於言。登陟奴能曉吾意曰：「雖然羸矣，經此道或不可辱，縱他日後由此晴雨之難知，恐終失佳境，何不乘此春和以一探也。」余欣然乃在取道田圃，波陀高下，行數十里，初不甚賞。躋至山下村肆，既高枕濱海地，數十丈，隔海東平，臨擴泉二別，山川城邑，繡錯基峙，五色相合，形勢交蔽，皆可得之掌上也。亦可樂也。余坐店上久之，顧奴曰：「此亦足矣，何心抗拳絕巘？」未久，奴抗此奴奮曰：「既至此矣，唯此一土阜可躍而越，何公之羸也？」乃稅擔寓之店主。

人輕身跳足而起。此是決策而登。土坂極峻。舉趾高
於帶。行數指。負是喘。喉間成聲。行決背。面鼻尖成
滴。卒不能數十步。輒停立相顧。奴見余有沮色。乃曰。
公勉焉。少頃。奴清有以相酬也。又崎嶇十餘里。得
坪。處藉草。向之指掌者。皆可腳踏。而卒臨者。皆可俯
而瞰。敵者時露。舍者皆吐。萬奇躍。呈伎於前。其望
北山下。又數十倍。徒其樂可知也。奴笑而進。而曰。奴
願奉此。以酬公勞。如何。及既窮七八分。意前路不復
峻。公世謂數步之勞。而不遂也。余顧之。果及道稍夷。
可卒步而進。但山^門內頗峻絕。左右僧房。皆倚巖。

砌石以為基。高或數十丈。自下而上。層層成級。以夾
石燈。之長者。或數百千級。既據層巔而坐。東北望
可。尽河內。其玩。對揖者。金剛諸山也。轉而南。泉紀
又南。一帶如雲者。則阿。與紀。對峙。浩波蕩天。直可
扼南溟。近而淡路島。和日崎。又近而湊川。生田川。源
豫。洲之所。之賊。捕河。別之所。殉義。呈利。新田。之所。與
滅其。既塞。當時。所爭。據。以自保者。山則可。尽面。勢。川
則可。窮源。委。帳。坐。吊。昔人。於千歲。潛然。不覺。泣下。之
又悲。其所。爭。之微。喙。然。哭。之。忽。望。仙人。於高嶽。有御
長風。超南溟。之懷。悲歡。并集。哭哭。失端。方寸之內。頃

刺百憂其哀其樂口不能喻嗒然怨然兀然忘死奴
与店主人周視而驚恐余之任相勸而下余因思向
使余忙冷憚勞中過而廢則安能得享此忘死之樂
乎哉故能勝一層之勞者能享一層之樂能勞百層
十層之勞者能造千百層之樂地愈勞則愈樂綽曰
困而學又樂以忘憂其所困即其所樂之地乎諸君
其無怯憚十數年勞困而失終身之樂地可

示三上仲敬

力人之養力也飯之生熟失度不食魚之多骨不食
娼妓之養養也日食豆腐滓以悅澤其肌膚又咸食

忍飢以纖細其腰肢夫力之為用止為一搏之脹而
已矣養之為用止為一夫之悅而已矣而以力人娼
妓之智猶能自惜自愛乃尔大丈夫將繼往用未出
則濟此民於仁壽必則傳斯文於將來今乃斃乎一
醉一飽之快以危性命者何哉孟子曰飲食之人則
人賤之矣蓋以娼妓力人更不如也

示塾生

籠養小鳥者捕獲鸚鵡鵪鶉患其声喧濁就老鸚善鳴者
使学其声俗謂之附子鵪初在籠遽躍上下踉然無
少頃靜忽聞老鸚一時便戢翼而立如諦聽者此時

始能動身既而低弄如夢之者又如羞怯怕人問者
如此一兩日乃能收喉促轉音響劉亮可愛云嗚呼
微彼小禽尚思好其声而知希賢可以人而不如鳥
乎癸卯二月十三日聞之神川生昏以示塾生

川合氏字說

姬城路酒井侯老川合大夫其人敏而其所學也正
儼然關西名大夫也祗藩役未干郡相從游者數月
謂邦彥曰鼎有所避將易其字清子有海也邦彥謂
之曰鼎之為器貴重矣亨飪塩梅和而味而養人之
為其德焉夫位干重而和以養衆政之善物也赫々

姬路城吾子今端委當國不亦善乎其取以自況也
其在周易以巽順承離明為鼎其九二非吾子今日
之位之德乎周文公繫之辭曰鼎有実謂以剛中應
柔中也仲尼又傳之曰慎所之也然則吾子所之不
可不慎也慎乎慎乎清以表吾子德如何大夫曰願
聞其方邦彥曰所謂慎者六經百子筆不絕脣自為
弟子至為聖人每時無處不用其力豈有方之可言
乎無已清終鼎之說以進吾子今之所急九二又周
公繼之下曰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說者曰仇云者
謂初也初非其應而相即求悅以禍二一能剛中自

守初終不能即也。凡在政手生殺與奪之權，國國將奔走而求悅，苟非有所自守，則其不相率而論乎禍者，幾希然則婉然未即者，安知非吾子之仇矢？既審婉然為仇，則誇然相忤以福吾子者，至焉斯二者，禍福之機，吉凶之所由分也。吾子能慎乎此，則其所之，雖欲不吉而不可得也。大夫曰：敢不慎而奉海，遂肩贈之。

其鏝畫招本生

執鏝泥壁，是其常矣。執鏝畫紙，則自招本生始焉。生名善富，字士厚，世持^巧朽以食，生創出新意，塑造人物，

因又益潛思運巧，遂能朽紙作山水人物鳥獸花木，施以五色泥，各極其態度，其點涿皴暈，渺忽^毫茫，同運鏝便於用筆，莫不如意也。余嘗觀里門龜玉，用指頭刀尖，益各扇角作畫，既以為奇矣，然龜玉尚用朱綠，今生則唯用泥，其巧過龜玉，又遠矣。承平日久，四海無虞，人得究思于巧^技，愈出愈奇，是於^技法中，雖無開係，亦可以使後世見天下優遊於無為之化也。

賀甘露

奉朝請儒負臣紫邦彥言，降祥在德，天命非遠，有慶共民。君道所尊，臣邦彥誠歡，賀頓首，伏惟大君。

殿下寬仁稟性恭儉在身登奉天休祚熙天載文臨
兩院園園懷詩各之策武捷九夷邊垂絕烽遂之驚
大化不私一物小心能贊二議倂邪屏跡復入滿朝
中與洛運上瑞先臻迺自季冬及茲獻歲室露降延
醴津被野文沉武布因類呈祥充饑醫病隨永致妙
但天人相應其影響如此是可歡也亦無畏哉漢言
此列魏帝欲答符瑞不宜漢皇謙已緣事進規虽人
心所凝佇邀休歸美亦臣子之常情伏願益廣言路
更開學門政必先寬大德無失細微仰酬靈貺永引
芳譽臣邦彥新擢陪臺猥塵朝著恩非同衆僚歡笑

倍恒品無任激切屏宮拊舞慶幸之至謹奉箋稱賀
陳國

賀水戶相公啓

伏以虞廷出納須龍作而萬機惟允周室藩屏賴中
侯以四國干宜推賢王政所先福喜天明非遠恭惟
宗藩大封源公園下天潢清泚幕府懿親蕭艾備武
獲興不墜祖凡執義依仁風夜莫愆侯度表東海而
決大風班列三宗因鑰北門則極武衛疆居千乘
身垂云在外藩心固不存王宜功勞何必待廿年之
曠簡在帝心名位早已升八舍之區往式泚譖與弗

夙

室

始須與情肩慶市朝側耳佇聞班伯謠言帷幄司啓
皆曰演之便座儒員邦彥腐庸未學冗散微員分隔
天淵唯恐隻辭塵瀆遂蹈罪尤誠同燕雀何妨萬賀
啞啞豈其為借越仰祈益膺天休更階榮路也謹緘荇
烟捧詣台潛伏惟台慈俯賜鑒察無勝踴躍瞻企之至
賀祿時醫伯啓

伏承頭膺寵擢入侍內曹伏以慶歡恭以侍醫國手
妙解入神深慈及物凡打去勤夙叩龍宮秘祿十全
不誤果升連府永駐傳家三世餘慶所延司命一時
輿言僉允邦彥雅荷垂知每叨記及其北林頌有倍

虔

常情虔馳下悃遙企光塵所期躋仁有術生收良相
之功苦口奏能近與直臣必有取律漸臨霜威頗肅惟當
神襟式迎休寵

論學弊

近世立新說凡有數途焉其上者資質聰明厭舊學
之固陋纏縛其以局量卑狹苦古說之有所窒礙其
以驕傲借越尊大自處寂下者怠惰自便其厭固陋
纏縛者不能通觀周覽以救弊誘正欲并大中至正
之道廢之別立平俗鄙近之說以為孔孟之血脉以
自喜是猶惡周末曲儒瑣節繁文并廢文武周召之

大典以從老莊申韓之放誕名實也豈可乎其局量
卑狹者不能用闊眼界放寬胸次平心易氣以讀
視理欲以天下古今事理必一律之僅遇滯礙不通
則謂古人皆非矣不復徇思古人所以立說之旨欲
通一二心或窒而遂窒百十之所通以朱均疑性善
以朱均存復性猶以夏竦冬雷疑周陽焉其驕傲者
見先輩創新意立門戶彼小兒輩謂豪傑士謂循守
古說則似曲陋不能成家而出其下者是以欲亦別
開宗派祖師自作鑒空杜撰務拘古說叨以豪傑自
喜焉其怠惰自便者本不能勤苦流六經傳注其平

生取事皆君^召歌呼酒其所緣飾皆詞曲小說易說各
然愧以此自處亦竊倚經學以立門戶而士子入學
于京者於六經傳注固幼習熟後本欲以其所疑滯
就質之而其先生者乃不能當之一例抹却以白本
從事以縱其妄臆故謬忽其說令人不得詰問以掩
其短亦術之功者也近世之弊大抵不出此數端而
展轉反覆日新月異怪妄訛^誤滿溢解至于有二十
餘家道術無紀之甚言之傷心善哉楊東室氏曰如
与醉人言不可與辨是矣

記那須與市事

既而阿波潁岐叛平氏而待源氏者所在山洞往々
十騎二十騎相將而未歸判官兵及三百餘當日々
白暮不可決勝源平又收兵而退海上艷裝一小舟
望岸搖盪距岸七八段轉而橫舳而止源軍疑而視
焉舟中出官娃年可十八九綠衣紅袴用純紅扇畫
旭職者掉竿樹之船頭向岸而招判官召後藤實基
曰曰彼欲何爲對曰是應使我射也臣意或者將軍
進弓箭道而觀翫姬奴則欲巧狙而歟落也但扇則
似不可使射者焉判官曰我軍可能射者爲誰對曰
巧射固多就中下野國人那須太郎資高之子共一

宗高者力虽稍劣而手則巧利矣判官曰有徵乎曰
諾其賭射禽鳥三心二得矢乃余召之共一尚二十
左右之男子也披茶褐戰袍紅錦襟袂振青編甲佩
白帶刀背負一腹二十四枚班羽箭如掉鷹羽鳴鏑
一枝腋綴纏漆弓腕鑿繫鎧紐進而跪馬前判官曰
宗高汝歟願正中令敵軍驚目則如何辭曰臣自料
不知其可能也若誤歟則永爲我軍弓矢之辱矢清
更命定能者判官大恐曰此行發鎗倉赴西國者其
豈可違我往之令若毫存枚沿者須速歸鎗倉也弓
一似謂若再辭恐成惡意乃曰然則其退則臣不敢

如也既有命矣清寧試之乃起錢驪肥健駕金狻猊
以跨之整頓弓在手徑趨向汀而步我兵目送久之
言曰此壯夫定能者判官亦視似以為委得人焉既
的道較遠驅馬入海一段許距廟独有七段遠近時
二月十有八日巳加酉會北風颶烈高浪打岸船
乍湧乍瀾而漂沒廟亦不安竿而閃曜海面則平軍
一行列軸而注目岸上則漁軍並轡而凝視極為顯
場盛事天興一閑目默禱曰南無八幡大菩薩殊哉
國日光權現宇都宮那湏湯泉大明神請令射矢廟
心中也若誤事者折弓自裁面不可再向人也神欲

使一歸本國者此天勿使逸焉既用目凡粗恬廟如
容射者乃取鳴鑼架上引滿而發雖然劣力而十二
拳飛鑼響浦長鳴射斷廟眼上寸許餘力遂去入海
廟則揚而舞空被春風翻弄一再颶然散落海中純
紅之廟夕日映發委白波浮沉泛泛舟師擊舷而賞
贊陸軍鼓腹而噍呼

紀源豆州開庫事

源豆州信網輔政霸府以多智稱一日
台德公急使左右取庫中物凡牙城庫鎖皆托政何
封不得斯須廢時諸政臣既罷豆州又偶不帶印乃

亂襲紙條縛鎖口斷其兩頭袖之以歸明日以仰易之使取向紙條與其袖者比以其斷處差牙相入者為驗其機警矣如此

紀神巫事

源義公時有神巫妙扶蓋義公一日戲使之清潭豫州馮巫而降自叙其靖難之功極有次序且謝其間及之情亦有禮合坐大驚以為神矣既而史館諸儒又私使請源中時吳而馮巫大怒曰汝以陪臣請余欲何為声氣極厲坐皆悚伏

栗山堂射字式

牌子投櫃

殺青竹牌子長寸許闊半之其西留皮令易於改抹背判干支若列宿九州十二州等字跡每跡各五枚排砌淺闊函子內

投櫃大二三寸深稱之蓋底相合極緊使不妄開蓋上当中鑿小孔長六分許闊一二分容投牌子

思盤

思盤長一尺許闊五寸許橫畫為六格刻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五等下空一格為排馬子之地登界

行數則如牌子字號數

假令牌子刻十字號則界盤
登行或十行若牌子十二支號

則及盤十二
行他效

馬子用象牙或烏木或檀之類粗如牌子製較令高
厚可容把捉亦刻其面如牌子字號其底則未髹或
金漆臨考時錄射者名字

格眼紙

白紙一幅畫方界格眼如界盤格數且紙尾留橫格
二寸許令可寫詩二句糊張薄枚上

貼紙塊

五色紙裁作方三四分許小塊貯紙包內以為貼字

之須海羅汁若炊飯湯或稀糊漿紙背貼時粘着冊
子不動為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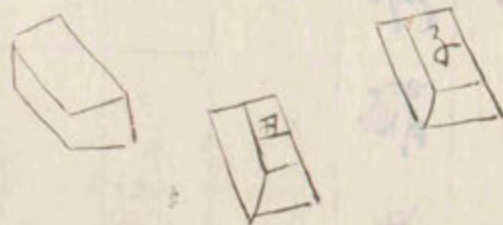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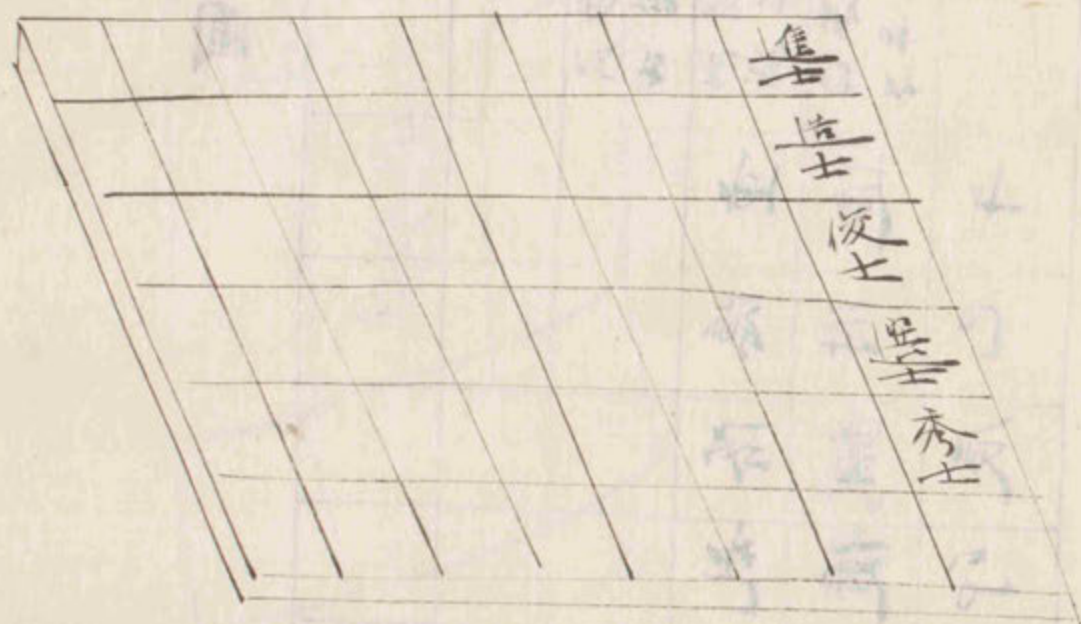
考第式

主考一人當案而坐先取馬子錄射者名字于其底
排列界盤下格眼紙下格亦照界盤錄馬子字號
次出牌子照字號分給射者各五枚次取古人詩集
出佳字奇字經作者鍛鍊者一字貼以紙塊就取其
句卧寫格眼紙未橫格中但貼過字則空不寫既畢
以詩冊并枚檯盛之小盤子通射者傳射者把題
意詩句意審閱一審精射貼下字所得各牌面枚檯

蓋孔中遙送次者坐齊射完以櫬繳納主考登蓋出
牌照字號排擺格眼紙下把牌子逐次翻用隨其牌
面字登錄各號上格刮去詩冊貼塊照原文朱填詩
句空文其射中者馬子進一格射者儻有素記其詩
者射時牌面字則錄記字別之考時進二格賞其博
洽其稱記而錯誤及平仄失粘若不成文理者退一
格罰其疏脫若二犯則擯出凡五射而局完五中為
魁升進士四中為捷升進士有賞酒肉茶菓從所欲
三中為平無賞罰二中以下為劣罰以爵遞加一爵
皆從以下物其五射皆不中及擯出者罰三爵不許

用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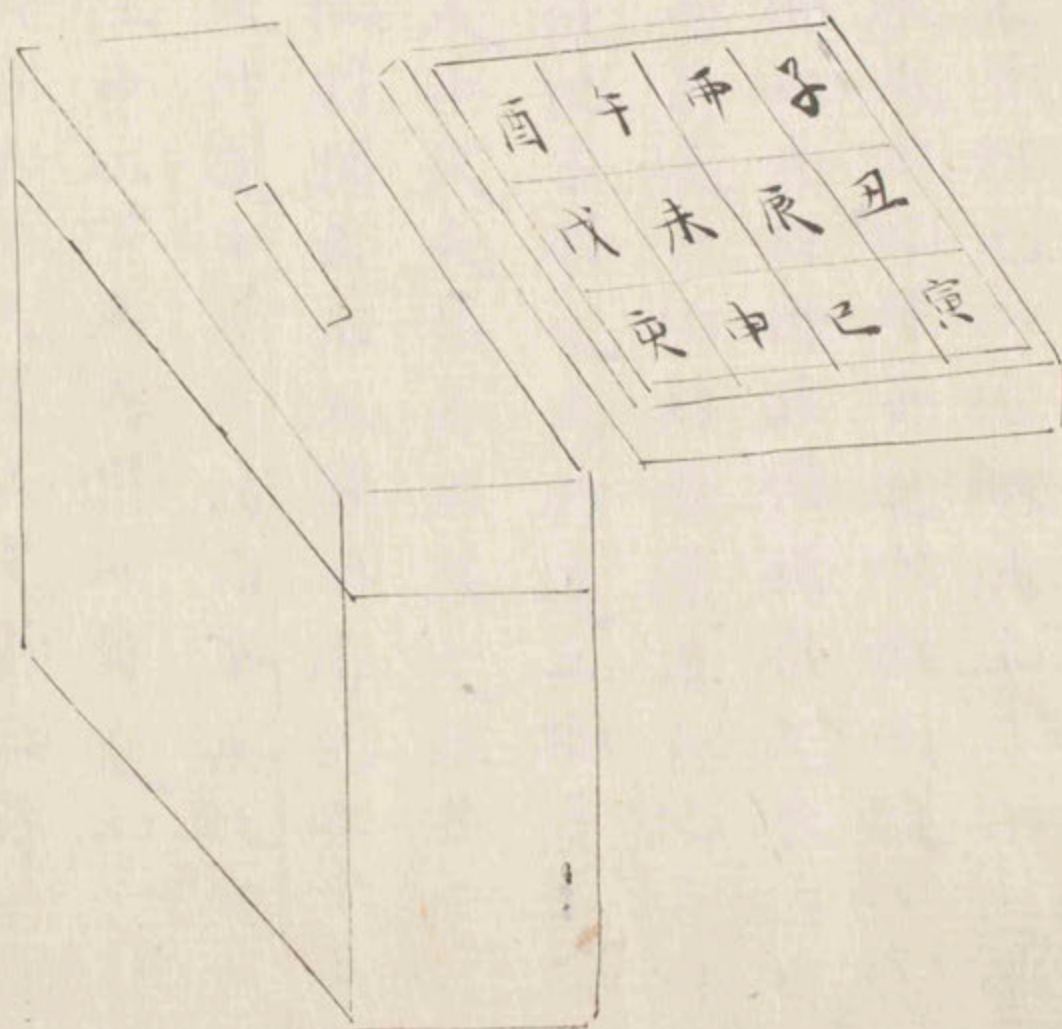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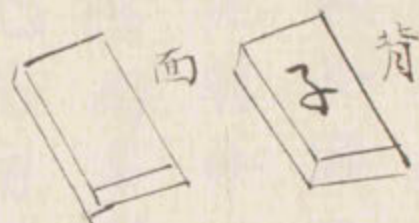
界盤圖



馬子圖

牌子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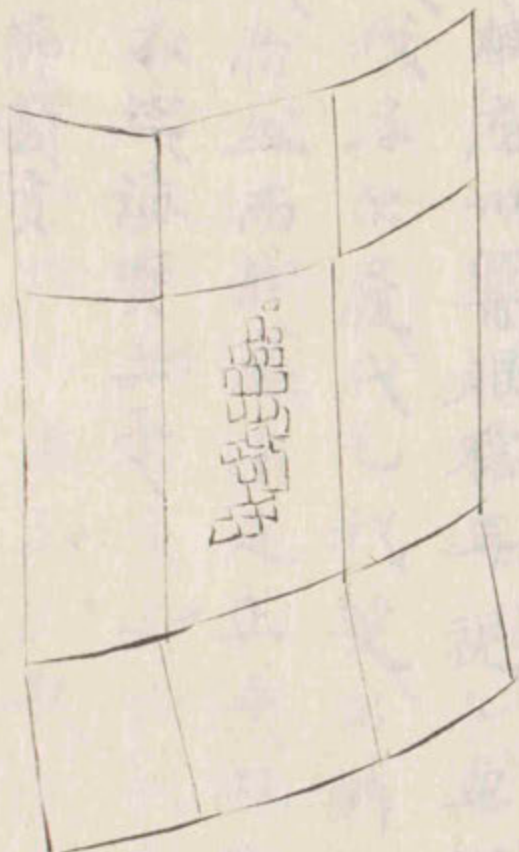
投牌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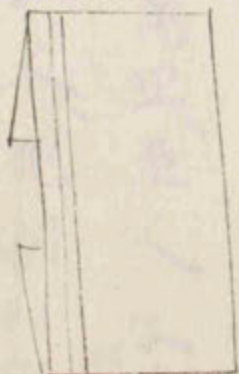
格眼命圖

映	迹	子
隱	迫	丑
發	粘	寅
礼	隨	卯
洛	翻	辰
隱	附	巳
重	迫	午

貼帛塊圖



紙包



栗山堂文集卷之六

贊銘

濠梁園贊

曲士自私、蔽物昧理、形氣終隔、胡越萬里、至人太公、
玄同彼此、咸應如響、眼聽耳視、魚如人、視淵如市、
尔鱗我脚、我浮尔履、我毛我髮、尔鱗尔尾、通体共形、
以遊以喜、怡然而靜、惠子之止乎、叙尔而遊、莊子其
後也、謂是不然、誨贊二子、

陶靖節園贊

此雖兒童望而知其為先主者、以菊為而已、能知先

生者端冕播易謂之先生可也。今曹荷戈謂之先生可也。若必以菊以柳以無絃之琴而後謂之先生則豈兒童之見也。又必欲去柔與柳與無絃之琴而後謂之先生則痴人說夢矣。善哉先儒朱晦翁斷以春秋之法曰晉徵士陶

采菊植柳有樂無音我思古人矣獲我心

百忍圖贊

一日與水藩長伯正坐。余偶碩坐。上福壽圖。謂之曰。昔張公藝居百忍字。以進其君。世無能之者。何哉。數月伯正持此圖來曰。突戶藩有藤信古公述。輩子前

意

日言。創急作此。敢以請教。余受披之。結字行筆。變幻奪目。而畫一。皆有來處。非如福壽圖。繆妄作怪。以圖人比。余不覺他叫稱快。既突戶侯覽而賞之。為隸題其首。又使產贊。曰。百福百壽。有原有本。其本維何。只是一忍。一忍招快。忍欲昌年。小忍成大。言忍得仁。盛哉一忍。致此百順。匪我言耄。聖有漢訓。昔張公苑奉之。逢吉公述。繼之。龍蛇其筆。曰福曰壽。人誰不思。元若思之。請思於斯。

張良贊

群雄方奔突。淡暎帷幄中。功成振衣去。辟穀後赤松。

吁嗟乎先生獨有儒者風

老子贊

三千三百儀苦其煩絕聖棄智亦五十言々之雅教
時或起人所以仲尼謂之猶龍則天地同難少此翁

子路負米圖贊

無母何特無父何怙列鼎累茵於我何有枯魚御索
幾何不蠶二親之壽忽若隙駒緼袍之衣藜藿之食
百里負米不可復得生盡力死盡思以盡以贊
萬古極夫

平叔贊

植之達三天橫之塞四海以揖則消天善神合掌作
禮以麾則障魔外道鼠匿蟹走劈頭劈面折下鬚髭
搜衆生貪慾嘆恚打醒得癡心精進鑽出金剛智良
苦々々柱頤齧々一睡夢參天山會下覷破了妙法
第一義你道是真是妄爬背滿臥蟻蟲皆具菩薩相
此与溝斷其天孰全偶未在手亦三生緣

硯銘

山谷貯精王瑩潤墨和濡接人端負自收受而不滿
施而不德凡百君子於焉取則

白海硯銘

白也無敵其文載玄王於此德何墨如淵海量為雷
山壽似仁銘之維短思之三年

文昌星贊

瞻彼斗魁有災其星人文云煥光芒載明陰陽在手
人畏其星既畏其星思見其形華想意度謂是其真
鬼頂神額龍唇虎睛顧而吐舌咲尔萬衆嗟尔萬衆
有命在天大壽窮達非力可爭何彼星之謂或僥倖
機智巧言日殫其精豈唯無補招尤迫刑不若隨分
脩己以敬脩己以敬百福之門

硯匣銘

福

廝養

請

青蓮法王庭有古柏樹大數連抱蓋千年外物云一
日為風所折爰夫圓卷欲碎以投窻我門人八田生
出入王家至密偶觀之大驚請以作硯匣乞予銘

千年之前

植者何人

千年之後

田愛者八田

不為溝斷

不為炊薪

子孫永保

亦又千年

姬路老門合氏元鼎硯銘

一塊攢成

紫玉之烟

天鵝遊龍

或躍在淵

漢京距此

路云五千

元鼎距今

年又二千

芸罔山憲

顯晦或傳

來歟大夫

天^平其緣

何以配之

有華如椽

登高作賦

出境紀恩

大夫之德

垂萬子孫

^{中村}仲連^天然硯銘

天造地設

待中仲連

紫彥作銘

皇寬政年

冉之征途

未者何人

任汝千回

萃出五雲

里澤雉岡画像贊

此澤翁乎

相知世年

養我以位

輔我以仁

一日騎箕

棄我上天

何以慰我

丹青畱真

溫其色

宛乎生顏

欽社一揖

進典之言

吁嗟澤翁

我能知君

身居陋巷

志干高雲

家遺儋石

腹畱萬編

正已物正

師表親藩

今世未有

當求古人

穆生之流

^常孟之倫

嗟尔孫子

若曾若玄

無念尔祖

遊頤是文

竹研銘

維昔千戶

開國渭川

廣南西域

建節紀勲

祥鳳御書

有命自天

益封即墨

萬石具君

鳧溪研銘

景金園鳧溪研 紀納言源公賞賚也東

讚紫邦彥警以銘曰

鳧溪之石

五雲之根

紀公室惜

如瑞如璵

曰其孰能

發其氤氲

回顧衆工

奉付金園

若山生画像贊

志存古直

才敏世務

隆師尊道

儉勤成家

忠於所交

公耳忘私

信於所文

義耳忘利

杏門益友

侯家蓋臣

恩周姻族

祿榮子孫

乃知斯人

胡不萬年

硯銘為井子真

此子由之物乎歷年七百千茲今後更七百不知重
逢誰能知吾子為誰

仲景贊

被何顒鑒啓伯祖局俞廟之平黃岐之心脉辨人默

明越鏡鏡陰陽表裡傷寒雜病百有三經方以定
一部精論百代司命

躍龍淵銘題不可解思

上下文開本非離群進德修業及時而勤

東遊舞圖贊并序

享和元年以一品輪王寺親王請

幕肯徵王官伶人柏近壽等於京師令授東遊舞

日光山廟伶既竣而還便道入江戸進謁

幕府特肯覽乐舞千白書殿柏近義伯近之舞東

府柏近義伯近之舞打毬乐伯近之舞蘭陵王凡四

曲更突在七月十有九日友人鳴邦之後在侍臣後

而共觀焉於是使畫負板谷廣長圖即日舞容以示

盛更于後昆使彦贊邦之名目直

翩彼王伶來而東遊萬舞公庭

陵王打毬繞而觀者方岳宗侯

戎公在上萬歲千秋

致芒針匣銘

寸餘之鉄萬大光也二豎安逃

直達膏肓

寒山拾得贊

跡雖雜

心則一

一者何

無一物

壽星贊

懸象于天

寓形于地

必有送

見者吉利

龍蹄硯銘

飛龍在天

遺跡遺君

君試磨墨

能生五雲

源伯質獲此于天龍川即夜白則馭為銘夫壬子十

月望日也

不知何人像贊

一日友人島士通神出一軸曰此不知何人之影也

極有筆法吾愛之欲得子一言以并藏焉如何夫不

知其入而欲贊之無乃妄乎惡乎可孟子曰存乎人

者莫良于眸子觀其眸子人焉瘦哉郭敬言曰西施

何必識姓名然後知美以此二者則不無所以言之

者也於是其之壁工定睛察之則見其神氣礙定眸

子瞻為嚴然令人望而畏之焉雅則不識其姓不聞

其言吾知其為有道之人矣乃起立揖而問之曰

子何人斯

我為紫彥

曰不相識

突如而見

双眸瞻焉

射人如電

昭、精神

落、氣岸

彼此相照

只是寸方

級子無言

余其何恨

島生愛子

迎通子而館

余又知子

輒以此贊

流寓異土

子亦無愠

三星圖贊

三星在天

陰陽在子

地送麟兒

具福祿壽

蝦夷人因贊

鬚長四尺

連局半額

咸孤毒矢

藩我東岳

牙靈你跡

革絆贊為三田侯

衆士自解

拘物忘反

哲人自勗

就物立訓

航就彼晨凡

從禽雲漢

何以制之

有美革絆

人心無極

甚於逸翰

嘉式絆象

懸翫昏旦

以省以警

以代進諫

硯蓋銘

誰謂醜陋

維桂維梅

芳心負實

千載不天

辱君拂忒

日侍文臺

日鑒止水

艸客領用

字適庵像贊

惺寓之門

駢列四頂

曰林曰堀

那波松永

招永附營

順庵適庵

二庵分峙

道東道南

道南安在

近在巖城

藤原其姓

稱宇都宮

吳我門閥

自弥三郎

生遇右大

技戈挾策

礼義干櫓

忠信維申

守死衛道

仁果無敵

天才從橫

吉威靈豹

音用其人

今見其容

圓上豐下

溫々其恭

進而一揖

庶不遐棄

生涯前後

臭味非異

共宗惺寓

同溯洛渭

匡人某氏

贊 一作糟尾衛士畫像贊

良將之後

出為良医

其大八牙

成方寸匙

昔之所教

今則活之

但義血仁

何嘗有私

相和卅年

吾不涉寇

人之逝天

留真在兹

粹和其面

蕭散其姿

魏徵贊

貞觀之前

有房玄齡

貞觀之後

有魏玄成

天祥二玄

唐室以正

於薛魏公

塞、匪船

人疑疎慢

帝謂嫺媚

遺像千歲

真武嫺媚

蘆花同銘

玖美神宰

奉之海涯

持贈櫻井

使揮櫻枝

未回栗翁

翁亦不知

不知而作

仲尼不為

文化丁卯

且記日時

秦河勝像贊

從聰耳王

悟金粟道

鞭大生部

秋安一掃

於赫秦公

時之宿老

於赫秦公

民之所好

題跋

王陽明草卷跋

王伯安一代偉人也筆札小技豈經心者哉其草卷

東坡墨君亭詩勁迅飛動同正大德秀之氣溢於筆

墨可掬其瘦硬作瘦碩誰敢作誰文者蓋依墨本而

誤也但新意以下二十一行好古以下六行筆已盡

惡而字亦強戾。恐別人竄補者。其餘二十九行。則為王肩萬無一疑。天賞鑒家。以竄補致疑。是以久不售。仲景連獨能^捐十餘金。而置之。可謂具眼者也。

跋寄津本翁詩於後

表兄津本翁。不相見十餘年。翁乃伯姑舅好太夫人之長子也。兄弟中。最為長老。在彥奇。歲時禮問。豈不敢怠也。公更馳迫。久罔致敬。其為踈慢。不可道也。適舶使有肩。惘然感舊。欲作一詩寄譏。又病懶。未能偶閱衆妙集。得嚴文正詩。凡吾所欲言者。粗已尽之。目

便作便

書一通以生

題池無名山水書畫帖二首

池大雅山水為一代第一。而其為本世肅作者。尤精絕。此小景十幀。乃世肅齋頭畱宿中漫筆也。蕭散洒落。又尤其得意。世肅配以原伯時詩。裝為帖子。以余為知大雅矣。親摸一本見示。余於世肅藏無不觀者。而独此帖未觀。為恨。漫作數語寄去。使置之於帖尾。他日或得一嘆。相對以觀也。

池生肩画。晚年故意作怪。以欺人。眩其怪。不能辭真贗也。以余多識其中。年以前。作人以余為知池。肩向在京。就而審定者。日相踵。及東來。猶相追不止。

今茲已作池各二改今京人又以此帖需改治真草行篆隸雖然怪矣其筆致墨韻為池各不可識也

題住吉廣行手換水筆歌仙圖

住吉畫傳廣行手換水筆畫三十六歌仙圖一卷原本水戶府秘藏也廣行審定為其先越前守光顯貞蹟筆力矯健變化自在尖妙跡也按東觀餘論曰唐太宗飛白皆用相思為片板若髹刷然呼為水筆本朝畫傳載根外寺僧竟致及真正智海等水筆善梵書用作不動及渡唐天神像更又住吉氏家康云其先利部光信嘗忘原大將軍東山公命水筆畫野馬又其家訣水筆以本種造云掇此數說則水筆本出自飛白書僧家以其便作梵篆取而用之其餘巧變為墨戲遂流入畫家成一體也今世久絕其技雅以時信子房如土佐住吉諸家此傳其訣而不能藏古跡粉本也廣行一日觀此本大驚以為奇過費數十日工換取筆心慎毫髮無所失其可與原本辨者獨紙墨新陳耳亦精絕也

清容是詩卷改

寬政壬子秋突戶源茂高田村別業泉上生芝三秀瑩然玉立其宗國永藩儒臣長玄珠博物士也見而

大賞以謂是侯佐福之瑞也詩以頌之又屬和風
流士使相慶以款詠之琅然之響傳達西肥清人之
未容瓊浦者聞之亦相率作詩畫未賀初度近臣滕
信古百忌圖清客既由玄珠午而傳觀皆大嗟賞曰
侯好文之化所致至此詩中輒又及之侯曰酬以百
忌圖墨本清客大喜更讀數十本而欲其玄珠以下
所進既轉為帖子今得于清客者別裝為一幀會新
弟成因搃之梁同以落之酒既一行公欣然曰此更
之集首唱者其長翁乎使邦彥錄其更如此

陸明本墨梅模本記

陸復字明本以善畫梅自号梅花主人其真蹟傳來
此間者頗久矣未有如此二幀獨僅奇偉之間法度
樞森嚴也彥根藤侯藏也阿波漁公見而喜之使任
吉廣行影寫不獨形似逼真并其神韻換取廣行之
校可長矣

水刻周帖跋

周帖自祖石既亡摸勒日就函斧以星鳳玉麟且未
滿識者意况降於此者其甚者使轉之順逆既失筆
路而不成字者往往有之尚何神韻骨格之淵微之
望水戶府彰考館總裁立魚伯時特涉才辨唇法妙

亦子學法
情懷

予一時病放此者久矣。編著之暇，取數十本校訂，稱為精覈。平生秘情，不肯輕示人。甲寅秋，出以示門人。岩田生昆季剛文、健文上石。都下辱學家渴想，非一日，彫鏤未完。既畢，售如狂。榻招不暇給云。蓋近日佳本也。

跋大場祺甫登岳紀行

世以豪逸為過，自喜者多假登嶽以買奇焉。其實皆羅軟羸病，非有奇勝之具，強作氣勢以自勉已。是以及至平廣絕艱危之間，則困頓眩惑，扶人而後，愧能後身云。其於景物，恐不暇詳焉。故其所紀人、事、異言，皆不足信也。水潘大場君祺甫，風流健逸，既有勝情，又有勝具。留宿山中數日，優游於幽奇絕巔之間，綽有餘閒。一一探討，就成圖記。其言皆井然有次，足可信也。借覽十餘日，書此以還之。

韓刻夏萊碑跋

此韓大年刻也。大年榻法，彫法打法，皆有自得之秘訣。惜而不傳。獨藤子冬高孟彪三數子得之。因故其墨本精妙可喜，而大年最妙。而至難獲。此本榻与打皆出大年之手。故窮精極妙，寔希世之寶矣。藤子冬所贈自脯前展玩，至三鼓始收。

藤之言曰、韓之家、猶有多宝塔碑、麻姑仙壇記、皇父府君碑、姚恭公碑、同列聖教序、嶧山碑、曹全碑、皆精妙、韓言、嗣當相贈也、喜不自勝、不知吾於韓、何以得此、知其子冬為相、言之得其宜邪、將韓之寫好、錫類、益以見藤之君子、而韓之不苟可喜、

跋栗山潛峰詩稿

栗山伯立、十八著、保建大祀、才氣蓋一時矣、既破源義公羅致、而一生精力、竭於日本史、是以其人不甚顯也、惜乎使其主盟於摛格之間、則蔚然成一家矣、詩草數十字、卓然不暇者、其骨力風度、而足以觀其

一班也

跋舒城王襖帖

舒城王篆襖序、烏台麓所藏也、池無名源、濡皮二子、深於籀篆者、俱賞以為至宝矣、今觀其用筆、便轉圓活、艷逸之間、勁緊有筋力、宛如工人屈鉄線、以造花草、使人披展忘倦、可謂二子之鑒、不誣也、不知台麓後、何得此怪、其每故紙堆裡、搢得宝物、恐雙腫、暮夜有光、照數大之外、天台麓可畏、

題五松軒詩後

積雨連日、晚間無聊、偶然訪三上老^丈人、丈人欣然、

用東戶指示曰請以此待子余顧則月上招梢大如盆猶久別故人不期而相遇也余爲曰今夕何夕也屈指則十月之望也相顧而咲曰是非蘇長公後赤壁之夜乎乃移近前梁松影華安落干几席上宛然余東都三河街五松軒新成之時矣目爲主人朗誦此詩一遍主人賞以爲似王摩詰目吸茗桐葉也旣隣街失火門庭騷然余遑遽辭飯中庭如白日月色入簷戶以掠人三更猶未能寢焉錄此以往亦爲知音也或以爲他日一笑

題解春雨卓各卷

解春雨狂草跌宕倜儻時出法度之外類不屑規平晉唐諸家之軌則者藏真之後不多見也此卷瘦勁尤可喜從藤子初借觀數日頗有所得庚子二月古愚邦彥題

題然勿軒行卷

勿軒先生大書沈著痛快之中有溫藉譬猶大君子臨決大吏磅礴奕奕如可畏而豈牙慈良之氣亦可樂也張跋所謂大儒之氣象者其在此乎

題佐理卿書

藤佐理卿書天德大元間以筆札中春王藤行成分鑑

而馳其筆跡極難得此卷流麗閑郁衆法悉具酷似
唐人之字二王者矣恨不使楊米諸公觀未如欲置
之何地位也原伯特以手摹本見贈以列于家

跋大雅書後

池大雅畫作人皆知之矣其作字常好恠僻支離以
自珍殆不可端倪也人或叩以書法大雅乃悚然改
容曰北書則談何容易瞪視不肯置一語云余謂渠
其實非有所解也故作大以詭人身招府田匡伯正
路嘗後之學書一日見示字帖數幅是其成法以誘
弟子者已律經正非復嚮怪僻也就中草聖尤妙觀
逸縱橫毫不失規矩矣其造詣之處殆一代無與偶
焉因爲題凡流芳一四大字以還之本真草行五七
言唐絕十八首余就割致亭山詩而抑奪之今則十
七首也

跋沈南蘋畫卷

沈南蘋畫花卉翎毛參以畫法故能於元明諸家之
外別出機軸於傳真寫生殊妙其來客瓊浦宦微其
畫者歲中殆越二百幅日不暇拾故應世人之索者
多取同人之作填以已名以塞其責故人間有者落
款雖真畫則不可信也今管良輔所藏巖泉松鹿圖

骨力韻度、忌非門人所難辨也、其成於沈手、不可說
矣。

跋圓山仲選画卷

美哉仲選之畫水也。畫水之變焉、近者淺者、淺者為泉、為瀑、為淵、為灘、來者灑、去者悠、急者如逐、漫者如待、懸者如崩、湧者如洩、激石者、迴域者、湯、者、濺、者、隱見起伏、脉理互通、源委相承、數尺綃素之上、無一息之停波、而混、一、平、每夜矢仲選之畫水也、美哉、得水之神乎。

題張仲景像

張仲景以傷寒金匱二書為醫家所崇奉焉、其他性行、更業、漢史無傳、不可考也、阿波侯臣林東儀欲作像、以俎豆之、而疑其章服、余時偶奉命、與淺紫宸殿賢聖障子各臣圖冠服、因新製進賢兩里絳袍青綬、東漢二千石像、又為題、小說二、則於其曾以授之。

跋白川源侯書

白川侯源公、致政之後、時以筆札自娛、但以奔競之徒、腹無半行書、獨執公之盛名、爭欲獲一紙片牘、而銜公之知、因以枹牘進取、公為之悞焉、是以不肯為俗人下一筆也、古語軒古河翁、蕭散山林之客也、嘗

以地理受公賞愛公亦審其胸襟無他一日書此
一行令谷文晁賜之夫朝列諸公百方懇乞而不能
得者翁以常布客易得之翁亦笑矣同為跋數語使
翁孫子思世保藏不敢忽云寬政七年二月初五日

跋鈞瑛唐伯舟卷

阿波侯命侍臣森川叔茂鈞瑛用墨巧妙挑拂渴沙
之處不夫毫釐試取真跡雙懸而視之不可辨其何
真矣森川之於描寫可稱他世之技也癸丑秋八月

跋富士牧獵圖扇面

田國年久所藏富士牧獵圖扇面目門人

今枝生見示及余打画法一無所解唯見古蒼鬱狀
耳不可識其何代物而何人筆也謀之左少將白川
泠侯、精鑒博古家有集古圖抄寫古名畫以成快
輒就此本摸取數圈以收入則此本乃入品之妙蹟
乎不特其鬱然而已矣也可知已寬政庚申馬日

跋河生臨帖

河生孔湯妙年精臨池其鍾王以下至于衡山枝山
數十家臨本遲晚光練脫胎滿名公華韻墨情鋒芒
森然可畏也但未知生欲向誰家安身立命借觀數
日居此還之

跋史維則大智禪師碑帖

我友韓大年天壽耽忘金賞有米癖一日其狎客

有持隸古双鈎一本示之者韓凝視睽然頃之顧取

巾箱中小判金數餅以賞之其人返巡不敢當韓微

咲曰且收去也此本麋惡固不直一錢獨不奈其為

史維則大智禪師碑金惡想此碑久矣未審傳在此

間與否今因北本而知其未既在此間也既未在此

夫雖未和的在誰手會應得觀焉是余所以喜不禁

已當時交遊中傳咲以為佳話亦與著意搜訪未

能獲云乙帝冬十六字一作余元意深為廣公運張羽廣澤翁公謹

孫也始知此碑筋力藏也張羽因并新鐫模本出示

余驚喜急欲作十六字一作時大年使既數月笑全之帳然也報韓其赴適至為之帳然作惡數

日大年平生一聞有藏古帖奔走千里百方因緣人

事請託近路出死力泣懇必滿出而後已不惜貲產為之

傾也是以名有難字山巨利王公世家之秘莫不觀者而蘇

居與韓寓相距不一里而於此碑惡想痴顛可咲如

彼而不得一見而沒豈物之遇合以六七字一作其亦有邪雖微亦不免數耶

今張羽刺極精疑於碑本使韓在則其喜當如何而

其賞金幾何也余日記昔日咲話以遺其未寬政丙

辰十月

跋太石氏尺牘

右太石氏尺牘。跋義前一日筆也。凡大石諸子其忠義凛凛千古者不必論也。今大吏近在旦夕而其書辭逍遙乎曲。又其事蹟困雅通和。略不見忙迫窮蹙之態。亦足以觀賢者襟度矣。所謂四時者。阿波國老池田氏先也。當時有故去阿波。愛姓名。因居平江州。大津驛。數年後賜環。而執事詳書辭。似与大石友義極密。其書見藏。在池田家。

跋幽風七月圖

幽風七月。詩。唐宋既有圖。立本馬和之數筆之筆云。

至元又趙松雪有作鳥。不知其立因。遙相祖述耶。抑而各自創意別構也。友人谷文晁於脩夏妙絕一時。今其所模。不可知何人因本。獨神彩爽。姿態橫生。決非俗工之所能辨也。恐出於明人名手云。

畫跋

采城致德公。元祿室永同。因西賢諸侯也。政治文章之餘。溢為詩畫。往往高潔峻絕。使人誦然。起致為同。儔古賀淳凡。出其治下。未執事暮朝。傳學文章。為一時領袖。蓋亦公流凡善政。所薰陶成就者云。一日出此幅相示。凡公之遺跡。人間莫不皆欽仰。悅慕焉。况

於淳風不可不冠冕祔笈以采示子孫也

清水府僚哀歌跋

寬政十年七月初八日

清水故納言源公小祥自其大傅柁植大夫以下日府僚及幕僚嘗蒙

眷愛者男婦凡四十人追慕攀号之誠祭而為和歌者三十有八首詩十有七首所謂長歌當哭者乎使人誦之法然泣下可以見

公他日能有結諸臣而諸臣亦能忠愛所愛愈久而不忘可謂君臣之間而尽矣

跋僧空海忌字

僧空海書法受之唐人韓方明尤長肥白題署當時自宮禁殿因至寺廟亭舍扁額多成其手云白川藩長尾善之獲海書忌字於上總一故家中心一點宛轉成世所謂如意珠者象左右空白廣細如一纏繞盡間殆類補綴而成者矣豈所謂題署之法耶余於此技一也所解不知其何謂也羽林公觀以為真矣則其為海筆不可後議也善之換刺揭之梁同以自警焉且以白蹄鳥羽林公又為作跋諸數千言衍思義以訓之亦可以榮耀家門而燕翼子孫也

跋李北海華有述碑

韓大年天壽家翻刻華碑，姿態雅加可悅，而頗軟靡，乏骨力，恐明人臨本也。且點畫間遊絲牽聯，極纖細，不似石本，蓋木刻矣。韓本非不知也，但以當時無他本，且取以具一家數耳。中付仲連，持此本相示，極道勁變化，有骨力，其為真本，不可疑也。恨不使韓見焉，仲連欲模刻以慰韓於九原，余肩以慰彼。

康熙御臨蘭亭記跋

重

右康熙御臨董玄宰禊叙，是在其所謂大內禊賞步者耶？行墨之際，尚重穩秀，穆以有帝王之氣象，宜乎其樞然。揔漢唐宋諸帝之都，而南西馳使諸夏名族大姓，天而又一時雋英，亡為所顛倒，奄羅而奔喘流汗，感恩奉戴之不遑也。是雖技小，亦足可以驗其大矣。以大字便於寫，做北條仲昇傳刻，以諫兒童快成，未示，漫為肩此。己未夏日課。

西湖圖跋

右淳吏部伯璵尹瓊甫所進西湖圖，副本橫披一卷，侍醫丹波君虛夫請以供其傳人采壽先生卧遊。昔過永正中，我使人過西湖，有詩昔年曾見此湖圖，不信人間有此湖。今日打從湖上過，畫工還欠看工夫。今

此本於真景雖不可知其果何如惟余亦嘗有言曰
卧遊昨夜夢西湖覺後忽逢一幅圖而三遊賞
客何邊人影夢中吾若試以此讀此畫則如何借觀
數日因思僧意秀入明彼人延之湖上相莊謂曰汝
知此明何名彦若以詩曰參得兩音晴好句暗中換
索識西湖彼人咸欣賞云因取於彦句中題四太字
還之

跋大藏招山翁壽詩

一作家嚴

右清人俞生壽詩八首大藏仲謹在長崎所為其大人

以山翁託商舶而講得者俞壽不可知其為何人然

勁俊二本後雅廣有可觀

其韻致勁俊非復車亭赤城等比也招山名玄信
別凡越山下人号此以卷又號商山好學不仕尤遠
禪理時巨宿白隱等所畏也俞吳朱三詩皆能開而
及之藏書願富就而講質者皆不許一日舉以与傳
某無吝色其平生襟度聚如此云是以能致外國
人之言也

其一本作古恬

月下聯句跋

以仲秋通在丁祭前夕与志尹淳凡刻十三夕以賞
月既而二子皆有故不至燈下蕭然頗無聊初更將
過井角教見願云某本將以重陽後離此昨家信至

通

促歸。喪期近在數日。羣藩賀二子在此。是以未別也。
余喜延之。遍厨下空之。無以為歡。相與哭。麴小酌。
忽然念出首句二韻。伯毅欣然。續吟一韻。余顧謂曰。
逸之。藩賀二子。令完局。則如何。伯毅曰。更所。明日乃
送二子。五韻八句。辭然一成矣。嗚呼。伯毅竹山翁堂。
攝也。初余住京。與翁居。相距僅半百里。而近。又以更
往還。浪華者。辱笑。而未嘗一得抱其風度也。嚮士子
歲暮之東下。以余族在。不得相會也。夫相用四
十年。未嘗相識面貌。惆悵。竹君雅愛之。大小。昨緩急
之所。在。亦二家國典也。今忽見伯毅。猶見竹山。況其

才鋒森然。一夜十賦。戶價已動。閩東乎。本將屢見。以
償補闕典也。既伯毅之至。侯伯巨公。延請殆無虛日。
余又有官禁。不可造其寓。是以相款。僅三四次。而遽
有此夕之告。能不悵然。于懷乎。是我所以有首句也。
伯毅既枉以詩。又見有送行之言。凡此別。假使無符。
但余將冒進荒言。以同乃翁。但老病相侵。公退之余。
只有倦睡。文思索然。燦吻。無一點書香。而余所欲。
伯毅言者。又有昨片牘。所能盡者。是以二韻之外。不
能有一言。以導其行。是可愧也。惟茲終南。餘雪。駕部
四句。可足。則凡余欲言者。未必不二韻。盡也。伯毅當

十九日發、夏極迫、分暮指目、撤筆研、逐明處、作此跋、十八日、

跋中村仲景連古法帖

佛仲連使余就此一板、補趙跋脫文、夫松雪在前、原博在後、積二銳鋒之同、抑欲使余如何立命、是殆因余以爲嘆、樂也、仲連眼光電射、骨董肆間、每以能騙出千金寶物、今若挾百金錢、以上下柄、爲列肆一再、則豈有不耐出此一則古刻之理哉、安用七月毒炎、通六十病夫、令流汗困頓、

跋可工部送卷

明崇禎諸賢送何群孝大詩、畫帖三十有六板、按何名喬遠、編名山藏及國帛者、其在禮部、既滿我豐臣氏冊封、吏石司馬星不合、坐而謫廢、三十許年、其他謫職大節、侃侃、帝大夫也、史有傳、可考焉、此其晚年、以南工部起、時知四門人、二十有五、人稱賢、期望者也、其張維樞、藉茂相、時見他局外、餘惟不可知何人、亦筆札飄逸、翩翩、風流佳冊也、而張序中鏡山着、辱躬名社、忠恕有身、爲學的寺吏、又史傳逸吏、可、以博異聞也、流傳蠹朽於俗夫手、者有年焉、一日有、納之一橋府者、納言公觀而愛之、更命京工改裝、榮

然天觀亦此帖奇過也寬政六年

跋
後自叙帖

此帖由子強之手本當至干我也而久未未余疑其
今不行分夷猶塞淮畱今中則矣果志尹中路抑所
謂丘中有麻彼畱子嗟者矣而義又不能奪終送而
至此其未施一者矣既而志尹尚慮想不能措相從
而絮一不已余不忍奪其愛遂還志尹使相對而老
焉思九洲之博大寫豈惟是其有女

戶山莊園跋

尾藩戶山莊在江戶城西高田村綿五十數里今人

君一日臨賞謂凡天下園池當是為第一也其畱宏
深遂可不待多言而知矣其園四有數本皆未盡其
曲折戊午九月十八日大約言公呂見谷文晁平其
餘慶堂親喻以新園日使近臣延之於莊中几堂舍
橋門之崇卑園狹闊廣因隼之背面源委一一對真
超稿其瞻者暇者可樹間低窺者可林杪遠眺昔用
到華列明年五月出二十有七圖此其稿本也邦彥
仰應此莊昨一日園圖成使借玩數朝夕登降貫穿
神遊頓熟已未冬幸得扈從幕駕一窺其境初入
門猶如涉巨野大阜茫失方位既而徐思此圖而求

昔用疑可作者目

之其樹其右皆類曰相識者亭榭之名題卷歧之左
右皆可不同而辨也乃知良工苦心樹點石鼓毫無
妄筆焉大鬼之長藝可謂画史實錄者耶非耶寬政
庚申再借觀燭月題此遂之

雪峰大小字跋

右穴戶舊長君子餘所藏朝鮮雪峰大小字二卷雪
峰其姓字及未此年月奇不可識也但安藤匠作朴
翁山家記言便其書明憲律凡十七字蓋朴翁以元
祿十五年七十六年而与之相及則此卷未所記乙
未明曆元年也乃雪峰蓋明曆聘客也凡聘使之未
好夏者以其國與西人聘同不絕意其或能傳唐宋
氣韻相聚索字彼亦傲睨自當塗鴉滿紙醜俗加之
別有一種習氣可惡惟此卷頗有筆力可觀蓋錢中
錫一者云

賴千秋詩扇帖跋

賴千秋輯其平昔所往來諸友詩扇為一帖其人余
雖未盡識其面然以千秋所共則其為絕塵超凡之
士不可疑也余幸見收入其同獨系一時戲題謔語
抗顏與諸韻士駢肩是可慚也又以拙齋栗齋康強
健飲一日飽忽已為泉下人矣余之薄弱日就衰頹

而朝夕人也。馬知不十許年後。此帖為墮淚帖哉。又
焉知此帖不能倒凡流。廢迷之。小兒其價十倍。抑五
百年後。則為五百金。亦未可知也。癸亥首春漫題。以
荅千秋一笑。

跋清人畫帖

清人小畫帖。近在丙辰丁巳間。作者彛耕得之京。橫
之。同此種畫。西舶載來者。國西人所喜。故至則爭售。
而盡矣。其未因東者。希矣。借觀數月。亦用都可愛矣。
癸正月。

跋蘭亭圖

友人平安皆川伯恭嘗言。世人作禊圖。皆依傍李伯
時。四圖十幅一律。陳腐可厭。若有能者。更換棧軸。描
出觴咏暢叙之趣。而一洗旧套。則為快。此意本出于
祇伯王湘雲瑣語云。余後於佐伯侯秘笈中。見一因
人物樹石筆。新意無雙。影依李固。而腕力從橫。位
置天然。妙不可言也。余說侯限三日借觀。今猶記圖
中一容。衣帶上透出老樹皴。蓋當時既描樹後。更思
添人。直向幃帳上寫起。不復省皴皮輪囷。既在下面
也。其真率風流。非虛想所至也。絕蹟也。字因所起。更
鈴木兄袖此卷。未索字。皆新意巧妙。可喜。未審其佳。

常時出干月仙耶。抑伯恭意耶。卷首既有伯恭詩。則
必出伯恭者。居多天。余本欲閱頭指。而後一言。尋訪
未獲。是以稽後至今。知是不諒者。後星火終至干六
月初八。見逼以敵語。蹶起六十老人。忍熱書此。流汗
浹背。願亦苦也。享祀矣。栗翁紫彥。

跋宋板王堂類藁

右宋樂王堂類藁二十卷。西垣類藁二卷。南宋崔敦
詩所著。附錄一卷。乃其歷官制誥及祭文挽詞也。按
宋史敦詩無傳。魏萬姓譜及墓銘。崔字大推。常熟人。
紹興進士。官至中書舍人。性謹厚。知天休。所陳剴切。

夫大誤

接按誤

為孝宗所器。許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制藁二十
二卷。又著制誥。監額等。分獻司馬公通鑑。奉編每代
得失正邪。成要覽六十卷。以奏御。帝命更定。呂東定
呂東萊文鑑。其櫛櫛去留。率有意義云。又梅執文志
所載。周必大玉堂西垣二藁二十二卷。即崔此藁矣。
晚以誤誌為周益陳。晚也。他陳直齋解題以下諸家
書目。皆不著錄。獨葉盛列之。綠竹堂目錄。則明氏中
葉其書猶存也。爾後四庫敏求等錄。皆不復及。則惑
者已亡矣。此本古色。體態其為當初原板。不可疑焉。
昔有金澤文庫印。地上杉氏曰。藏也。流轉近敏干。既

如知誤
月堂小倉氏為凡宋刻傳者唐人猶為罕見况於萬
里之外其可不愛乎倘觀數十日詳其編纂僅止
所賦之文制誥口宜松谷及青詞致語等之外無二
文及別題蓋所謂制藁二十二卷者天其他奏議大
集如大休而割切者皆不可見為可惜已小倉台祐
刊以嚮書局業

霍舍人上堂類藁二十卷

內制二卷

批荅八卷

青詞表疏二卷

口宣勅畱四卷

春端貼十二卷

致語口宣樂曲一卷

祝冊詞表二卷

西垣類藁二卷

附錄一卷

告詞祭文挽章

跋梅披蘭亭圖

龍眠李伯時遠韻獨造並右軍一流之人也其祚祿
國配王叙而冠他千古是以賞鑒家重之宋景濂作
之記益王府又上之在遂使一樹一石不可移易殆
如書家臨五叙也拙余俗工挾倣所到障屏陳腐衝
目頗可厭紀別祇伯王既嘗有言矣夫規一成案影

附終身者非才俊之士所甘也。後生可畏焉。知世不
有其人也。然必有伯時之韻。而後始可能寫右軍之
韻。不然乃婢妾學夫人相。愈惠慧巧乃而愈可哂。其不為
明眼所笑哉。希是又所以難其人也。每見谷文晁言
必及此。後於伍伯侯秘笈中果見一圖。清新可喜。近
文晁又購此卷。但未詳王幼侯者其人何若。其筆致
溫藉自在。換伯時之面目。而不失伯時之韻。可配之
王叙而不怍矣。宜哉。文晁傾囊金而置之。宜也。未附
俞相桐村臨帖二通。雖不可知其為何人。亦秀潤可愛
也。為題四大字於前。而還之。享和癸亥初冬。

子昂前赤壁賦跋

計唐採岸沙裕贊杏苑春四枝。以求改此帖。夫招雪
字本有定價。而沙裕眼亦具大度焉。既曰沙裕藏則
不同。而其為善本可知也。安用吾云々。而輕重哉。且
招雪前後赤壁余觀其大小字數本皆晚年作。肥滯
多肉可厭。雖六集帖所收。而不如此本瘦硬律々也。
果往本也。或疑其未行題名。願及鋒芒。蓋以石本也。
文化甲子冬日。

熱河三十六勝跋

按熱河即古武列水。漢魏以前鮮卑烏桓地也。齊周

以後與契丹銷兵達金元奄有其地為重鎮至于
清太宗攜十四台吉而先定其地聖祖時喀爾喀汗
獻厥上腴益宏境界北跨臨潢西分郡邑建避暑山
莊以時遙臨而蒐狩奮武衛百產繁昌贊成神皋奧
區云其三十六勝圖載在圖書集成典籍鳴鳴君官
暇親模出以見予讀肩卷時辰而玩之其山川草木
郁哉修述始如吳楚同無復窮北戎狄之景象焉惜
留經年使人神遊於萬里之外亦鳴鳴君賜也皇文
化三年乙丑閏八月柴房題

後水尾帝三大字跋

右後水尾天皇宸翰止至善三大字賜肥前守春原
正隅者正隅藤森祠官兵部少輔正成子也別氏赤
塚号芸庵受學於清三位賢忠明曆四年二月九日
蒙召進講孟子於南内帝曰賜此使以為子孫之學
種真跡今見藏在市塚氏癸丑秋梅宮祠官肥後守
橘経亮悞其久而或亡失摸動上木寄示邦彦謹業
慶長元祿之初曆亂初平百度草々帝早親治道心
由學草莽遺逸如招永昌三等皆破格召對問聖學
之要時或頒辰奎以竈異焉其所以撥亂反正再光
帝道也今此三大字神脫天運日赫月潤光耀奪目

不可逼觀也。非臣庶所宜妄意稱贊。謹紀其來世如
此。

跋白川族書

白川侯源公。謂邦彥愛筆札。俯示其親作行草。及大
字扁額數種。蒼勁沈著。嶽立海濶。粗無軟媚纖巧之
態。大類弘仁。天長。以土昏為。而其天骨神運。隱然有
南面有土之氣。使人悚然改容。是非母常昏字家。爭
巧於波磔者。可庶幾萬一也。是非敢獻謏也。賞鑑家
公同定論矣。披覽經痛。謹照原數奉還。

題春莊帖

端生文仲。貢人隙屋數椽。而居焉。室廣不可並坐。橫
肱也。簷前盈尺之地。養盆樹三種。自謂之春莊。以
自娛。四方凡流之士。聞而喜之。為之詩之。畫之。筆以
其所善以娛之。積而成帙。如此其富也。夫洛東西名
園。廣莊何限。其人雅欲得高人韻士之一言。以文之。
購以金帛。愈不可得也。而生以羸然一書生。其致富
何能如此。生耽詩而善病。其能梳沐出門者。一月不
能。五六月。擁被拙鬚。對其所謂春莊者。索句排悶。
呻吟之聲。與嘯咏之韻。英瀏然朗然。激為楚沈。為秦
卷。而入凡雨。為草木之華。為禽蟲之鳴。以鼓動高人。

韻士之幽懷逸趣又為詩為画未入此帖中峰之後耳
水之激樹石幽邃亭橋高華与彼鳥魚之翔泳雲霞
之幻皆得之于筆墨之間悠然樂而不知年穀山侯
斗價過二千錢而飢無夕食之儲是此帖前此富而
生之貧不可医也丁未七月

市河生藏停雲館法帖跋

文氏停雲館帖於明諸刻最精高千董氏鴻宝上數
等但傳刻日廣廢惡相踵小楷至被神度人之類殆
不成字近日舶來者殊甚河孔陽此本殊精妙非後
從前諸本之比夫惜觀教日玩因消憂頗得所未

知也可宝可宝辛酉孟秋

豫樂藤公遺教經跋

豫樂藤公書法也人唯知欽仰其隸楷絕妙五百年
人而不能知其師範一人儀刑於邦名鑑滅度自為
五百年間氣也是固非佐理行成等所能企望也是
以矯々千百世之下確視于二卿之上矣其氣韻高
潔妙運独造本非筆墨間可得也真哉其南啟賢聖
障子隸題殊被

康山帝愛惜為虞火災話脫設之矣其遺迹高君禪
師碑及唐六典之外人同希傳是以人不得多觀也

其家大夫原翁子儀受公數年，恆稱公善。公親授以
昏法，亦名一時。擢書學博士，得公楷書遺教，經於大
德寺，以鈎以藏于家。其嗣緘部正君，刻以見於世。董沐
恭展封之，則吉光片羽，文豹一斑，猶能眩曜人目，仰
贊悚息之外，不能措一語焉。翁名重成，緘部君名重
滕家也。祐佐竹文化三年九月。

豫樂藤公般若心經跋

豫樂藤公書其家大夫佐竹翁重威字子儀，窮畢生
之力，學公而名世焉。嘗曰：中朝則余不知也，凡在本
邦而可以為法者，亦公外，余未知其人也。其玄妙秘
蘊，恐後人不能盡知也。其同僚水村君治成，得翁指
授善書，久而益妙，得公八方般若心經於西王寺，令
其嗣治材刻之，以公手也。蓋亦由翁而知公之玄妙
者乎，是可嘉也。

石經荐蓮跋

防火隊與力士吉田直躬字在中，喜書。各虔承與，小
楷尤妙，嘗寫大孝經傳，其高一寸一行，容二十字。
又題王右丞輞川莊二十境詩，於高寸許，圖同波，鍊
運轉法，不失毫釐，寬綽如掌，大字精巧，妙處亦一時
絕藝也。邦彥皆進覽。

駕前今藏在內庫唐人不經存經不知其出何人年
以酷似虞法嘗親鈎寫欲刻之僅成一板而病沒右
華局直吏屋代弘賢取而終業以成金帙亦友義之
厚可嘉也國子先生米公鑑嘗賞在中指法曰任可
令寫外國各牒者獨有一直解解可謂精鑒已今朝鮮
聘期在邐而在中不在對此帖不能不潛然也

跋南部源大夫所藏池大雅脩猷圖

南部永根元鼎袖其源大夫博夫所藏池大雅脩猷
圖未就彥審定彥固昧畫法安得而定其真贋焉然
其攝既極槩人物位置置於李伯時圖外別出機軸

意匠所全韻度迢逸有非大雅則不能辨者夫獨至
于坐右軍旅亭上則仍不能脫李圖圈套者何哉或
立此難以叩大雅於九原

法成寺佛龕扉畫跋

御堂蔣公位極人臣隆遇無比末年創法成寺欲媲美
興福寺更極宏麗此其佛龕扉畫行所畫云並行者
不詳其姓里然以七百年剝落之餘其精巧猶可既
蓋亦一時選也白川侯源公得之京師商人改裝
以為八曲屏更有類唐蘇明允得唐明皇藏經龕門
連四菩薩者亦風流一韻更也享和辛酉季秋

白川侯親寫赤壁二賦跋

上可以陪玉皇上帝、下可以陪皋田阮乞兒、是蘇長公自處者、襟懷所以光明于一代也、故其出為文章、如長江大河、不可竭、而赤壁二賦、又見其極光明者矣、白川獨拜公、端委立朝、則儼然如神人、綽舟遊居、則蕭然如書生、漢廷下以榮、而通塞為憂、五十年、喜走公為人、每為之、必置酒、誦以自樂矣、一日親書二賦於屏凡、以付其世子、太印君亦其襟懷可想也、大化甲子夏、五東讀柴邦彥跋題、

白川侯親寫赤壁二賦跋

神哉白川侯、成就人材也、與眾未數年、而出廣瀨

典廣田某

寺院而公吏則長尾某、近侍則不破某、

又塚桂寺、相繼而出、近遂上世臣諸大夫、又出

松平某

井上某

吉村某

寺、是具細然者、其他

士子儒才、俊秀彬々

大武並廟

細至于存、而歡樂弄

皆翫然成器、抑是何以哉、語曰、以身教者從、以言

者訟、公之教化、皆出其躬行心得之余、是以人皆歡

而赴之、是之所以教不肅而成之速也、公既喜其文

藝成之速、又慮其行之或不副、於是親寫四子五經、

以藏之館中、凡使士子知吏、皆本于四子五經、而後

謂之學焉。若夫外此而云々者，博究萬卷，日傳千篇，亦曲奉阿世，無補于忠孝之道，無用于家國之事，恐皆非公所取也。後之在館者，體公之意，以孝為則，庶或于其不差矣。

劉升華欲精享昭應之碑跋

顧亭林跋趙德本華嶽頂云：其陰為唐荆華欲精享昭應之碑，而左右旁各題名。同知此碑與花嶽頌同石為一碑，叙所云此是重費以謀故，因物以書，伐倖彼金石，載刊其陰云々，數語始可解也。末尾附者，其左右旁題名，皆唐宋人謁嶽祠者所為，本不與碑文

相涉。打碑時并及之也。是以有與嶽頌碑所附相出入焉。按唐各劉升華傳，以卓隸稱，其遺跡此碑外他無所見。跡逸蕭散，粗無拘束，尤可喜矣。其迹作述，性作性，炎作夫，歲在君難四字，分行細書，皆異體也。李休光署名二才字，不與碑迹類，非劉華忠孝自后也。伍石永根元鼎近得之，秘玩暫借數日，題此還之。

土佐經隆蘇武圖跋

土佐權守藤原經隆所益蘇武圖一幀，畫博士臣藤原光貞及臣藤原廣行所審定，以為直蹟者，蓋南殿障子巨勢金岡所畫。建長中罹災，更勅經隆令画云。

初寬政已酉，營大內，改寫障子。時令臣邦彥等考進
名臣章殿當時臣寺，究力搜索古圖。馬周杜如晦三
教圖外，范不見類，寧生以不得已，新作圖以進。其衣
蘇戎則以黑幘皂袍，絳緣領袖，絳袴襪，雖皆批諸史
典，服志而詳定，非敢以胸臆。然非後寬平而觀也。今
此圖黑幘白衣細帶，既足斜伏，長杖外無他粧點，蓋
寫其在匈奴之貌，乃金岡口畫也。經令庸工傳換，亦
六百年前舊物，固當愛也。況出於名匠，尤宜慎
藏公庫，以為他日援證矣。

葛原待活跋

如此誤

慎

古人用字，使吏必有未處，以杜工部之才博，猶援摠
何遜詩而後改使用，當鴉字其概而處如此。惠恩院
六如師經禪之暇，以歌聲肖萬物情狀，志由誠志，皆
人之不能道者，人見其尖新也，輒疑或出於師胸臆，
杜撰而不知其皆有未處也。端文仲與師至密，一日
倒師秘囊，得其積年抄錄詩料數十卷，就中選數百
頁，輯成四卷，命曰葛原待活，梓以公世。夫而後世人
乃知必有師之博，而後師之尖新可學矣。不則謬也。
杜撰與誹歌謗，強何擇焉。豈可得列於藝林而與古作
者齒乎。

竹垣叔恭荒地政記跋

常毛之間土瘠而民貧俗又惡頑成性一逼饑寒輒
殺乳子而滅家口是以戶口日減田畝日荒賦額日
編守令苦上司督責而攤之見戶以徵催民惡困而
不任凡舉見限二男外皆姪婦壓投辱上謂之間引
不然則謂之鈍形婦而勇姑不悅是以生齒日耗田
疇益荒今天下荒田及三千七八萬石而常毛殆居
其半云夫剖符而任列郡者縱令莫思所以易之又
徒求以驅之則亡甚矣父子之愛天性也訟街叫也
而綱目者且掩捕其見猛虎以席底而亦必挫性命
以護乳稚常毛民亦人也豈乞兒丐狗之不如此天
地人位曰生人居休之以臨天下而為之勝能者以
簿書期會為奉公使君失所以為民父母之道其謂
之何戶曹掾竹垣君叔恭有慨于此受受之初奮然
請限十年不遷官以膏活生齒增益戶口自任其所
管常陸國荒波夷堅二郡及下毛國芳賀那几二郡
三十二村通其惡俗為尤甚者初行部民居奇觀因
如無人垣牆頽墜屋宇傾倒甚者圖村絕烟杳免強
桀如沸邊林曠野一望荒涼有不忍視者於是起屏
宇於荒波芳賀二郡新立法凡民婦有孕永乳至五

歲月遣吏就給養費進還流庸撫納新附又取越後
國童女以配輿者勸民夜作賃其直以為不虞三儲
通水利以備旱潦鑿空壤以遊野燒凡可以利民者
知而無不為行之通九年膏詒小兒一千八百八十
餘口流庸後業者三百八十口新附一千五百四十
餘口鰥夫得妻者六十九口墾闢荒田五千石後治
陂渠百八十餘所丁黃三千五百二十一口耕馬
四百疋增稅粟五百五十四石判金一百十六兩君
歲再修而親撫首之孤貧寒賤今皆溫飽滋息負兒
抱孫相携持舞興前夜奔狐兔之窟變為雞犬烟火
歡然隣里相望之樂鄉成君之化也幕士松原氏嘉
而作國國錢原樂而恆其趣余目為記其大略以置
尾使後世有以考焉竹垣君姓藤原名直溫叔奉其
字也初自大番士出宰越後稅地後轉管橫河播稅
地兼与知河邊及海運事以寬政五年癸丑轉而拜
此達白養育嬰兒寬政丁巳蒙允下年云

藝戾藏蘇子由書樂志論跋

黃山谷曰子由骨瘦勁可喜反覆觀之當是捉筆是
急而脫者帛當時既賞許如此但遺跡絕少停雲鉞
反收貴眷兄弟帖三行外他無所見在中朝名家搜

索難得乃名況此海外宜矣大藩秘惜寶愛也褒然
大卷全帙蘇家凡約可致愛也丁卯季春

模刻蘇子由書跋

右蘇軾城樂志論大行藝藩秘藏也藝族一日饗白
川侯出此卷觀玩白川侯稱贊久之曰恨不使紫邦
彥共觀以為如何後數日侯令儒臣親千禧珍示蓋
以白川侯之言也邦彥薰沐再拜而伏觀不能舍手
按聖域於今不甚有存而其優勁流動非後後世以
書成家者所能及也宋人伎倆不可及如此寶愛之
餘請而留玩數日大有所得矣今茲族中模刻亦以

白川侯勸也使邦彥作跋語顧邦彥何物荷二公眷
愛乃名所以敢冒瀆而置數語也文化丁卯春日

題武菴書札後

神祖開國更難皆出仁義而其戡亂定威未嘗不由
武力也凡自婦川之方原至國祚大捷五六單行臨
堅以勇摧衆英雄見以心寒使賊國而膽落是以捍
捐如島津雷強如毛利勇以加藤福嶋皆以少卑川
黑田莫不皆傾身納款焉雖神昇英武之所致亦未
必不賴雲從景附之士為之羽翼也故其教士謂曰
戰士譬之鳥猶截風七羽唯効是視不顧其他松永

久考言三河士一舉一動可望而知為德川家人也
他別人所不及也是

神祖所用以威第國也然則為國截風七羽者國宜
義勇相屬勅氣不挽如

神祖日使列藩治臣望影却是以羽翼幕府也是所
以塞覬覦於未萌而消反亂於無形也語曰安而不
忘危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孟子曰志士不忘在
溝岳勇士不忘喪其元夫必如是而後可以保太平
於無疆而奠宗社于泰山也若乃優樂至治歌舞燕
安茶棻清陰以消日長裾廣袖堅安容飾肌膚柔軟
手脚如婦人談及甲兵則掩鼻而俯一遇炮聲乃心
悸而病瘡今以此在列則舍忠納陪臣之侮而啓莠
雄之心是不可不喪也
西城同安服江原君有畏於此圖其平日所考究甲
曹躍伏以為牌子記其所由經近久与所使用利害
於其背授之兒童朝夕玩弄習見以正蒙養蓋欲以
成就在建武臣子弟使截風七羽勅如
神祖日以羽翼幕府也須日繕寫畢功將進之餽罔
以養德智於遊娛焉亦愛
君愛國之誠可嘉也於其需叙后以塞責

運九跋

白川羽林公新置泥丸五十隻刻忠孝二經於其背而朝夕運之齊內外導達氣脈以養病焉郡人士悅慕公者以謂公未忘此世將以致力國而學陶士行習勞也遂近相傳誦以為喜公羣而大穴曰然則采薪者皆誹周而憂國者皆思晉乎不審時與位以似擬人則春山秋園何往而不過夷猶于淵明焉是可嘆也凡事各有當夫豈可以似定擬哉當司馬氏偏安中原論次七廟無主柳是何等時也士行身當

吏重誤

吏任居要地安得而不厲精勤力如彼哉今明良相遇四海無虞惟有百士行無所陳力如余者固當周旋優樂以沐泰和而安寒暑也而今為此者並命有雷也余性薄弱善疾針灸藥餌一日失養輒百病交攻起居殆將不自支有所憤懣自奮起而與左右年少演習武伎刺擊超擲底或或道息滯以和飲食矢亦未數合而蕃然因廢焉是以今為不得已之為以養氣體已非欲習勞而致力也欲保生而却病也何世人不相悉而相誣之甚雖然臣子於忠孝國書不以強弱而努力也是以刻二經以自勗焉亦非自往

之也庶幾半不忘於朝夕云尔豈敢有望士行云
乎其馬融之昏不可祗經以配孝經也余非不敢疑
也且漫取其名以備負余為慢德是亦可見已何世
人之相誣之甚哉邦彥聞而竊嘆曰公之德在人者
人未能忘焉是以其自悔愈悔人思之愈者自辨愈
辨人疑之愈深公之自處難手旁矣侍臣或以彥言
告公且請存以置二經後公亦笑而不拒彥和二年
二月

題

釘與額兼占馬相圖何暇刺擊可以應教心了其理

不習不熟豈能磨挾使馬性服視馬如豕視鞍如床
妙哉源公自之相忘

煜建歲車栗山紫先生蒙陶鑄之恩不題時煜年少客氣張
甚目中無人今邦諸家之文無一中意者独推先生為千古一人嘗以
語人以為阿所好不信也既而年復長痛刻豪習加之學不每
寸進覺與曩日不同迺更取先生及諸家之文比而觀之諸家之文
益覺其卑先生之文益見其高然後知少年之時客氣用事
純謬百出而許文則未始大失也嘗試品諸家文物組侏姦
超邁橫絕古今惜其失足墜王季之雲霞益才氣有餘而入門

不正也。伊東涯室鳩巢入門正矣，而才不足以將之，故文氣華采，流之惟恐卧。元喬德夫以下，則碌碌不足算也已。近代若中井深翁履軒兄弟，皆川向希，亦可謂卓然自立者，恨其才不甚高，故比之伊室二子，未能有大過之。惟吾柴先生則不然，躬絕人之才，佐以醇平醇之學，而法古人而不束於矩矱，縱橫上下，惟其所欲。意至筆隨，滴之不窮，倖麗而不流於綺靡，周匝而無繳繞，涵渚之失，平日洞達，而自有浩然不可干之色。止輪本邦，即若明歸有光、茅坤、亦稱代作手，今視其文，氣息奄奄，殊乏精采，較之先生，不無愧色。其盛則稱以本邦千古一人，豈謬也哉？詩則俊逸清新，傑然不凡，然比之文似遜一等，終在自名號

富伯仲之間。其富山之作，豈稱絕唱，並駕少陵、岳陽、梅詩，而似稍過之。蓋彼則後四句不免鼠尾，此則全篇如金甌，無缺，顧他作不副，不無可恨。蓋先生於詩，特將戲為之，不甚留意也。然其同流於滑稽，頗為白璧微瑕。文詩俱然，而詩為甚。世人多取為妙境，於其正堂者，反遺之，真歎其所謂衣海吏白燕詩最下最傳者也。若乃先生德業之著，則赫奕一世，碑版存人，又有錄之者，故不遺。評其文與詩耳。集凡四卷，文六卷，其文集備鈔於林樾宇，詩集備鈔於賈人半兵衛，方得完備。然以先生一代文事，頗恨所作不多。聞先生作文，一氣可成，不復留豪，以致散佚者多。又如贈韓人一百六十韻詩，舉世傳誦，而集中不載。

如少壯之時作多所漏落此其所以僅一止乎此也嗚呼天壤
間有若先生之文之妙而不得亟附剞劂以公諸天下於海外實
屬世界一大缺陷煜旌先生師弟之祖不淺宜當以身擔負斯
事願先人遺文未上梓二三年來緇衣節食終得彫其三
之一豈復有餘力及先生詩所謂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者煜
之謂也噫文政已而菊月古重陽日人劉煜謹識



